



古書世學卷六

周書中考補古文周書本一卷道生因附續音并

周書

君奭音式集說召公名奭而字君奭猶周公名

九年壽公欲謝事而去周成王嗣位方年十三周公

相之儀禮饋食之祝辭曰伯其父亦面稱之皆字以

者名太史之意此本私書如子產告韓宣子論重幣之

類之播告天子耳舊說以為誥體非也官之類者王著所

有二臣自相告諭之文而可名為考補曰按此篇

之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祚踐唐孔平謂召公未

周書世學卷六

周書世學卷六

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為序文所誤獨蘓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臧邑周公反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臧邑周公反覆告諭以留之爾熟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君奭之書子王子謂當在成王初年今考書中言意率已可見且其事辭尤有明證書之稱武王為寧宗寧王者惟大誥君奭為然大誥既初年之書稱武王為寧宗寧王是君奭與大誥均為初年之書其證一也高宗之相莫著于傳說而此書獨奔甘盤蓋初政之相也成湯之伊尹佐湯取天下而大甲初年政出伊尹若伊陟臣扈成遂賢甘盤諸賢皆以世德舊臣納聽嗣王之初政遂保商歷年之盛蓋周公引以為周君之比故言不及于傳說其證二也至曰冲子曰小子同未位能廢初此皆初年之明證故今從胡氏大紀係于元年之下又按竹書紀年武王十九年崩于鎬年之五十四按禮記文王世子篇稱文王謂武

王曰我百九十九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前輩多疑焉夫年之長短命也雖聖人豈能以此與其子哉且如其言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焉人情事理所必不然也接文王世子乃合古書數篇為一篇其目尚在每章之首與其終曰天子視季曰世子教世子曰周公踐跡曰廢子官曰天子視季曰世子教世子曰周公于上下紀年無所繫以此必偽傳之譌雜云今依竹書紀年無所繫以此必偽傳之譌雜云今

在公屯白
晉廣亞羊
夙

入歸
于
命
歸
命
歸

又
歸
于
命
歸
命
歸

蘇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主
于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續音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喪去聲殷既

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

若天棗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今本此

鳴呼二字乃天不可信上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

之錯簡也悉以石經為定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

句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

家不知天命不易以計天難謀除壬乃其墜命弗

克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

前人光施于我冲子施以計切嗚呼今本錯此二字于

前天不可信我道惟寧宗德延寧今作寧天不庸

甚謬

釋于文王受命集說

周公諱旦字子武王封其

子伯禽為魯侯而命周公雷相王室食采圻內故曰周公謚曰文弗弔猶言不幸柴輔也不祥者休之反已猶既也時是尤怨違背過絕伏墜施付也冲子指成王蓋宗武王廟号周公以武王崩成王幼嘗問于召公曰不幸而天降喪亡之禍于殷信失天命而我周公既受之矣我不敢知其基業長信于休美而天果輔我之誠乎抑將終出于不祥而與殷無異乎召公既奮之曰是在我二人而已我亦不敢委天命以自安而不永遠念天之威于我民無怨尤違背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忘前日之言幡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過絕伏墜文武之光顯欲退避在家而付之不知乎且天命得之不易而去雷難信若其所付之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久嗣續前人恭明之德耳我小子旦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于成王者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焜耀而已歎息重言天固不可信也然在我之道惟焜耀而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

考補

乎受之命也召公可不勉雷以共輔成王乎其曰小子旦者對未父而自稱之詞也謹天命天命不易固不可信在我之道惟思文王之德則可以延世天必不用釋于文王萬邦作孚求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求天者莫觀于文王也東萊呂氏曰殷之瘳亂自後世之私言之則殷之禍周之福也多士告殷民而曰弗弔則憫勞之辭耳今周公之告召公亦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為心不幸而遇瘳亂又不幸而任此責豈其所樂哉人之于天或恃而不自修者或懼而不自強謂廢基永字于休恃而不自修者也天之意天福已也禍已也天無心非可必者也者非知天也周公謂吾之于天豈敢計禍福必之哉惟盡在我之誠以順天而已復歎息引召公前日之言而質之召公已嘗曰是在我矣我亦必召公之意不敢自情而安于上帝之命益相與悉心而奉天曷為遠忘前日之言而欲去也召誥言天屢云我不敢知與周公若合符節弗永遠念以下

卷五

周公告召公弗永遠念天威之可畏于今日我民
無怨尤違疾之時遂謂天命已固民心已安而不
扶持之于九峯蔡氏曰按此篇周公雷召公而作
此言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其懇惻危懼之
意天命吉凶之決實主于召公雷不雷如何也五
清劉子曰逸周書云武王十九年崩于鎬克商之
第七歲也明年丙戌為成王元年六月葬于畢定
謚曰武王廟號宣宗初武王即位定謚文王至是
加廟號太宗與宣宗並為百世不遷之廟周公作
君爽殆是時歟召公既雷而周公作七月以訓成
王禮曰大功誦可也謂喪九月可讀書杜預長曆
成王元年閏三月距武王崩及九月矣是知君爽
稱宣宗既虞之後大誥稱宣王大祥之前也或疑
祖庚免喪而彤高宗祖己以為非禮武王甫葬而
廟號已定禮欽曰文武創業之君不待觀畫而廟
當不迂公議素定特厭于后稷而稱宗耳武丁繼
世之主雖有中興之功非自諸侯而王者故祖庚
之遽尊為昵祀辨乎此可以知禮義之中矣

公曰君爽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句時則有若伊

尹格于皇天在大甲時大音泰下同則有若保衡在大

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

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

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

純佑命則商賈句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

屏侯句屏音丙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平用又厥辟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嗚呼公今作

君爽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女永

念則有固命厥治明我親造邦治去聲今作亂非

集說大戊名同難已隳之弟大庚秉之子湯五世
孫在位七十五年廟號中宗伊陟尹子臣扈

萊朱子在位十九年咸名祖乙名毛河宜甲節之子大戊
之孫在位十九年咸名祖乙名毛河宜甲節之子大戊
有升則配天謂大禘之祭佑助純篤也實與虛反國
之有族姓者王人王朝之下士也茲指伊尹伊陟
臣扈巫咸巫賢甘盤稱舉也事謂征伐會同号令
成湯大甲伊陟臣扈巫咸之佐也周公言伊尹之佐
乙甘盤之佐武丁皆以世臣舊德成創業守成之
功故殷禮大禘率于季秋玄王配上帝于明堂而
成湯至武丁五王皆配玄王而大享所以賢仁賢
且其有國六百年天之眷佑純篤由其信任仁賢
而商家富實內之百官著姓以至下士之微無非
執德之人明致其憂國之誠外之小臣與藩屏侯
甸之國制皆奔走服役由此六臣唯德是奉以相
其君之治功故其君凡有征伐會同之事号令天
下天下無不敬信之如著龜有神也又歎息而言
天之所壽多歷年所者以殷有公正之德感通于
天故保其治也既而嗣王如紂不信仁賢天即降
滅亡之威矣天畀之不可恃也如此今召公勉為

周家亦將赫然昭著于此新造之國矣此以商時舊
治效亦將赫然昭著于此新造之國矣此以商時舊
公而雷之勉也考補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
言之謂大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馱天心自其編覆
稱帝各隨所見矣然大甲之保衡即前日之伊尹
也佐湯不若格于天大甲則不若格于帝何也非伊
甲亦未嘗以其不若湯降一等而自貶也咸有一
德之篇欲以湯期大甲其未入聖域未格皇天蓋
大甲之責也命而曰純言其眷命之甚篤也眷命
之甚篤則以商家富實百姓厚于民故天亦厚之
命也是蓋六臣深知根本所顯然而祈天永命也六
臣格其君心罔不秉德于上顯然而祈天永命也六
下在內則逮于卑賤之外公平周溥斯乃所秉之德也
君固秉德矣况凡奔走成就彰明兆民凡有所為于
稱以用又其君德成就彰明兆民凡有所為于

四方安得不如卜筮之神民罔不信乎又云者規
諫箴誨以治之也五清劉子曰格皇天者創業之
功大與天等天心則統體之名也格上帝者守成之
德克猷天而心即主宰之謂也大戊繼太庚小甲
雖次于伊尹者也巫咸之功故謂伊陟臣扈格于上
帝非為首相故曰又在王家而已巫賢甘盤不指言
者承巫咸而言祖乙在位不乂甘盤當武丁免喪
即遜于荒野功烈未洽于天下皆止于治內者也
傳說德季如伊尹功烈洽于天下皆止于治內者也
不及者蓋始迪高宗成其德者盤也耳此篇所稱
高宗之初命說已大過人皆盤之功也商書考之
皆舊臣迪其君于初政者也召公之德方諸伊尹
而無忝較之陟扈巫甘而有餘今而求去則殷民
及側之未安冲子秉德之無助天不可信恐如殷
嗣之滅威則召公寧不深愧于商之六臣乎此周
公勉也公曰君爽在昔上帝曷申勸寧宗之德曷
之意也今作割字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

夏亦惟有若虢伯號切有若閔天閔胡兄切有若

散宜生聲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古活切無能

往來又曰二字衍文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

人別蔑切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

迪見切賢建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

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一單丁亶切集說

曷何申重功勉也號未名鼓王季庶子文王弟閔

散泰皆氏天宜生顛皆名南宮适亦王季庶子為

皆召公兄也茂無也往來猶八士伯達之弟與號亦

樂侮之意劉武王即寧宗前奉廟号此復奉謚蓋初
葬故詳之劉勳除單盡也言在昔上帝何為而重

勉哉武王使文王能修禮行以成聖德而綏和于萬民耳
身哉良由文王能修禮行以成聖德而綏和于萬民耳
然文者不能往來奔走宣道彛教則文王豈能自
使德化下達于德人乎此五人者亦知天命之篤
佑周室多生秉德之士如商六臣之世百姓王人
之類實知天輝發之可畏乃惟上覆冒于下而聞于
上帝故文王先受殷命為西伯得專征伐而三分
有其二八州諸侯遂尊之為周王矣及武王嗣位
纘未先卒闕此四散人故能大奉天威遠尚存而居位
食祿武王賴此四人者亦能宣昭武王之德大冒天
集大統矣蓋四人者亦能宣昭武王之德大冒天
下使率土之濱凡秉德之士無不盡奔于王以
佐垂拱之治非特武功之成而已也矧今武王崩
四垂拱之治非特武功之成而已也矧今武王崩
以文無此五人佐命之意乎其勉雷之意益懇切
念獨無此五人佐命之意乎其勉雷之意益懇切
矣考補五人皆已死故周公即位之初舊德纘未等

公畢公榮公尚存功業未竟故不論及所謂蓋棺
事乃定也伯恭仲默吉甫等說皆出臆見蓋未能
詳味經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
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旬不以後人迷此本
又有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女今本此下有作
二字衍文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女今本此下有作
錯敵曰女明勛偶王在亶切坦乘茲大命證切作
民極亦衍汝字下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今在予
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女今本汝下其濟冲子
同未在今濟去声冲子非母我誕責今作誕無斂罔
勛今斂去声不及考造音德不降我則嗚鳥不聞
矧曰其有能格今本錯在公曰嗚呼君之上悉依

徐睿本集說 監視茲指上所陳商周舊臣後人謂

正之 命偶耕者之耦 宣相信乘車乘極標準也 浮水曰

游往昔也 母禁止詞 誕大責任 欽：跡者老造成

鳴鳥鳳皇也 周公又數息言 召公今當視六臣所

以佐商五人 所以佐文武之事 而思我先王受命

固者無窮之美矣 然迹其積累 締造蓋亦艱難之

大者不可不與 保守之故 告君以裕後之謀 不

可使迷惑而失道也 且武王大漸之時 布其腹心

志其誠意 顧命召公曰 汝其精白一心 以致其明

努力不怠 以致天命 如車之有馭 以立耕者之有耦 誠

心相信 不怠以致天命 如車之有馭 以立耕者之有耦 誠

文考之德 以不承無疆之憂 武王之言 如此召公

其可恕然 負之而求 去乎予小子 旦承文武之業

懼不克 濟若浮江海 茫無涯畔 豈能獨濟哉 予往

昔與汝同受顧命 以濟王室 今成王雖已即位 幼

冲未能 親政與未立 同不可獨也 若大任責成于我

而歛跡 以退不共 勉以輔之也 若然則不及 號未

等老成 况能如伊尹之格 皇天扈陟之格 上帝乎

蓋和氣致祥 乖氣致異 鳳皇覽德 輝而下者 文王

字在木金書

考補 東萊呂氏曰

公歷陳文武

股肱之盛 復歎息 召公肆其 監于茲 勉其視此

而自強也 周公深思 王業一則以喜 一則以懼 文

武之受命 其休則無疆矣 迹夫后稷 公劉以後 積

累締造 蓋亦艱難 之大者也 思其休 豈可不喜 固

當有以承之 思其艱 豈可不懼 固當有以保之 夫

大臣之位 百責所萃 震撼擊撞 欲其鎮定 辛甘燥

濕 欲其調劑 樂錯芬結 欲其解紆 黜闇汗濁 欲其

茹納 欲其非曠 度洪量 與夫患失 乾沒者 未嘗無翻

然捨去之意 然思文 武王業之 艱難念成 王守成

不暇其迫 體切已甚 矣奩謀所 以寬裕之道 圖功攸

終展布 四體為久 大規模 使君德開明 未可捨去

而聽後人 公曰 嗚呼 君篤 樂時 二人 予惟曰 棄我

之迷惑也

二人 女有合哉 言曰 在時 二人 天休 滋至 惟予 二

二人 女有合哉 言曰 在時 二人 天休 滋至 惟予 二

二人 女有合哉 言曰 在時 二人 天休 滋至 惟予 二

二人 女有合哉 言曰 在時 二人 天休 滋至 惟予 二

二人 女有合哉 言曰 在時 二人 天休 滋至 惟予 二

二人 女有合哉 言曰 在時 二人 天休 滋至 惟予 二

二人 女有合哉 言曰 在時 二人 天休 滋至 惟予 二

二人 女有合哉 言曰 在時 二人 天休 滋至 惟予 二

二人 女有合哉 言曰 在時 二人 天休 滋至 惟予 二

二人 女有合哉 言曰 在時 二人 天休 滋至 惟予 二

二人 女有合哉 言曰 在時 二人 天休 滋至 惟予 二

二人 女有合哉 言曰 在時 二人 天休 滋至 惟予 二

二人 女有合哉 言曰 在時 二人 天休 滋至 惟予 二

二人 女有合哉 言曰 在時 二人 天休 滋至 惟予 二

二人 女有合哉 言曰 在時 二人 天休 滋至 惟予 二

人弗堪今作以予監于殷喪大否喪去声 否肆念

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告朕告女允保其女克敬

德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出初罔

不率俾我式克至于今日休句明我俊民在 句讓

後人于丕時今本克敬以予公曰君告女朕允保爽其女

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喪我二人弗堪其女克

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堪其女克

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桀時二

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

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錯集說篤如克篤前烈之

亂尤甚從徐審校本集說篤如克篤前烈之

否亂允從若汝茲今日告謂告歸也保即明哲保身

之保咸共也海隅出日指東方鎬京西而殷其東

也今謂功成之日明即明揚側陋之明在

朝丕時盛大之時也歎息而呼君言篤厚前人之

業者皆二人果不在吾二人故予惟曰成此篤輔之功

者吾二人果不在吾二人故予惟曰成此篤輔之功

應之日增非二人吾二人所能勝懼盛滿而欲告去耳然

我則以殷之喪亡之大亂為監而念天威之可畏不

敢聽從召公今日之告去也若我告汝之言則當

從其保身之道惟在益勉敬德與我共成文王功

業于不怠大覆斯民使東方之國無不從化則我

是時共成其美矣于是荐揚天下賢才之人布滿

朝廷有以自代當此盛大之時遜位而去乃所謂

明哲保身之道也豈可於此殷方喪亂之後而遠

言去乎是時武庚在殷周公豫憂東方之亂故其

此如考補心甘持憂不堪而欲去周公非無明哲保

身之意特畏天威而不敢其後周公明農而召公

雷相迨乎康王之世將及百歲而後之國以致成

周之盛刑措不用如唐虞時二公乃不負武王之

顧命而格于皇天此隆伊尹歷年之永復過于商

皆此篇之功欵安國偽序乃曰召公攝政當國踐

師召公不說蓋因腐遷史記謂周公攝政當國踐

詐召公疑之而作君爽也其公曰君子不惠若茲

多告誥非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嗚呼又有公曰二

字亦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厥終祇若

茲旬往敬用治平集說官治就也民德言我所以往之

而順召公告歸之屢請而必欲雷之者亦惟畏天命

練之久固深知民情之向順亦罔不能于其始而不能

當思有其終然後可也苟知民德于其始而不能

保之于其終則君民離而天命亦無終不可謂今

日固罔尤違矣君其敬順吾語往就太保之職小

者翼天命之本敬者治民之要故以此終之民心考

補松溪程氏曰一書之中首言夏國之心非人所

我文武得二人之助然文王時五人至武王時四人

今又惟我二人而已君若求去豈我一武王所能堪

哉蓋召公告歸之志請之不一故曰予不允惟若

明矣二孔本告自作誥宋儒因謂此書為誥體而茲

誥多誥為周公告自言允惠之說牽強不通今以漢

鴻都魏三體石經及外國本較之知二孔傳寫之謬也

大誥

續音大誥集說曰初八百諸侯請武王伐紂管叔鮮

欲止太公周公諫曰若諸侯何既克商封殷公武

庚王顧管叔曰存殷者其子哉遂封管叔于沫為

邶侯蔡叔度為蔡侯霍叔處為鄘侯與衛侯康叔

分紂故都而監之武王崩管叔使告周公曰殷公

力行善從者十有七國矣盍尊為天子而孺子復

為西伯周公不可管叔乃尊武庚為天子而率蔡

未霍未及飛廉以殷奄淮夷徐戎十七國之眾伐

周成王命周公帥師征殷而廷臣及諸侯有難之

者故作此考補殷武謚庚字名祿父紂子死于狄而

誥以喻之

蘇林辨歸己來東徒夙命
不德卜賜彘也

古文書世學用書
夙命
蘇林
辨歸
己來
東徒
夙命
不德
卜賜
彘也

續音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

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

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

子若陟淵今作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去敷賁前人

之受命賁人下闕之切今本賁下衍敷字茲不忘大功

予不敢閑于天降威命用今非集說年十五而冠矣

猷發語詞越及也弗予猶言不幸割害洪大也冲

人成王自謙之詞歷服謂天之歷數也之九服也

已承上之詞猶曰雖然也敷廣布賁文飾閑者有

所避而不出之意言不幸而天害周家使武王之

壽不長僅殷克七年而崩思我以幼冲之人上膺

為辭而將以知天命曉之故先為自謙之言以發其

端也。雖然予之憂懼若履深淵之薄水不敢不求所以濟之。道也。故于文武所受之命將布昭聖武以述其事。修飾文治以繼其志。于以不忘前人安天下之大功。焉商紂得辜于天。不當有後。是以武庚不靜。天將降威以滅之。予豈敢考補東萊呂避事不出。而有違于天之威命乎。業增光潤。色之意也。大抵守成之君。苟徒保守無所增飾。使祖宗前人所受之命。茲乃能不忘所成之大功。真文忠公曰。天降威謂天子。以商有辜。降之黜罰。非我所敢拒也。王者用威聽于天。而已。天未降威。不敢先文王事殷。是也。天既降威。不敢後武王伐殷。是也。新安陳氏曰。若涉淵。久畏之深也。往求攸濟。之新之道也。知懼自強。兩者並行。方能濟難。不知畏者忽。徒知畏者沮。皆非也。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我者。甚重。今日不敢不力。不敷。費于受命。是不能奉事而忘祖宗之大功也。不用兵伐四國。是不能義謂王若曰。謂周公假成王之甘泉湛氏曰。孔氏正義謂王若曰。謂周公假成王之甘泉湛氏曰。孔氏

時年已十五。而周公甫自東山迎歸。豈有王不知而敢用兵者乎。民獻十夫。若尚父召畢等。又冒容之哉。蓋謂此誥本成王之意。而周公矯詔則大謬矣。漢儒文可也。謂王全不知。而周公矯詔則大謬矣。漢儒大誥以破翟義之兵。漢統中絕解經之誤。其禍至此。可無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切允殷小腆。切它典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切時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惟翼日。惟今非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救。寧武圖功。救音。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命切。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印自

復反鄙我周邦。今蠢。惟翼日。惟今非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救。寧武圖功。救音。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命切。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印自

恤印音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

恣于恤味必切不可不成乃盜考圖功今本肆予冲

字錯在王易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

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

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静亦惟在

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為翼不可征作者考今王曷不

遠卜曷今作害自肆予告我以下七已予惟小子

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盜王興我小邦周盜王惟

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相去矧亦惟卜用

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集說既稱盜宗又稱武

王今兼廟謚而從省文猶漢太祖高皇帝史止書

高祖也紹如紹介之紹天明謂天之明命即命曰

者太卜所陳龜兆之詞也西土即周邦蠢動腆厚

叙緒疵釁也翼日武庚率兵振至之明日也獻矣

人夫十太公周公召公畢公榮公膠鬲治臣十人

尚存其六鬻熊康未仲桓南宮毛共十人也翼贊

助也于往救撫盜武宗武王亦史者文大事

戎事休美造為遺番授印我義宜也尹氏庶官

之長綏安必勞也兵能左右之曰以逋播臣飛廉

等昔逋誅今助武庚者反富相助也言盜宗武王

遺我以元龜謂可以紹介天之明命以定吉凶也

當時龜兆命之詞即曰周邦將有大難民不安静今

果然有四國之緒以為天將降威于周乘三未內叛

之釁民心危懼之時復稱殷王而以縣鄙視周

周欲其還就臣位也其報至之次日賢人如太

公等皆贊助于我往撫東方而得吉兆焉然我冲

之功我因以戎事卜其休咎而得吉兆焉然我冲

人亦深思遠慮其事之難而歎曰信乎四國兵動

害及窮民深可哀也蓋我為天子凡有所為皆聽天

予之役使今天以其至大至難之事遺授于我一身
 予冲人不暇自憂矣尚謂邦君多士及官正治事
 之臣宜其安慰我曰不勞過憂不可不告汝諸人
 圖之功而相與戮力致討也故我告汝諸人以卜
 汝得吉而欲用汝廣邦之兵以討飛廉等耳詎意
 靜在于王宮邦君之室有三未之彙難加以誅故
 廣邦之人下至幼子上至父老皆相贊助以不可
 征之說王何不違卜而從眾乎雖然在我小子則
 不敢廢上帝之命也昔天嘉美寧王之德使由百
 侯重國而奄有天下亦惟以夢協朕卜襲于休祥
 故能安受天命也且天之相佑下民趨吉避凶亦
 惟以卜決之是上而先王下而小民莫不重卜况
 今戎事之大而可以違卜乎既又歎言天之明命
 可畏如此天意蓋欲輔我益成極大之考補林氏
 基業耳是以不敢畏難而勉力往征也
 曰天之吉凶示人甚明然其道幽冥無介紹以傳
 其意惟卜之龜則天之明曉然可見此成王所
 以即而受命焉東萊呂氏曰鄙足矣况朕之卜并
 也

吉十夫子翼必皆盛德通幽明之人不然周公亦
 未敢證之以為信也周公之卜異于後世之卜周
 公之卜乃在十夫予翼之後先觀于我大業也如
 天之明示威畏非以困我乃欲輔成我大業也
 孟子言天將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畏之者乃所
 以弼之也天將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畏之者乃
 所以畏天命也夏氏曰前將用寶龜乃于武王既崩
 之後此云朕卜乃于將征四國之初先儒合以
 為一誤也新安陳氏曰武庚之亂在東非西土也
 孔註四國作大難于京師意其指流言于國欽甫
 陽林氏曰紹繼也聘義云紹而傳天命之命而示人
 賓主之命天有明道卜龜所以傳天命之命而示人
 之吉凶也松溪程氏曰予復者管未知而文武無利
 利天下之心欲成其美以伸諫伐之志而文武無利
 以為倡至弼我之辭即所謂流言也自宣王遺我
 大寶龜至弼我之辭即所謂流言也自宣王遺我
 以謙終之以斷廣邦曰艱大王亦曰永思艱庶邦
 曰民不靜王亦曰民不康未嘗是已而非人也特
 畏天之命不待已而應兵耳然其于天命亦不敢
 違曰格知也徵諸民獻與卜吉而意其將弼我不

正基乎蓋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承王曷不違
卜而言不違卜與朕卜并吉相反故以盛王相民
用卜破之小子者翼與民獻予翼相反不成盛考
圖功與于救盛武圖功相應天降威與天降割相
應天明畏與格知天命天降威命紹天明相應詞
雖縱橫錯綜條理井然乃文字之妙以弱假強而
能左右之曰謙德三卡造釁而無所斥為觀者諱以
爾度邦見其謙德三卡造釁而無所斥為觀者諱以
曰國有疵曰王宮邦君室皆自反之意伐者武庚
而曰殷連播臣雖飛廉亦不顯指其名猶漢王論
諸矣討項籍而曰願從諸矣且武庚雖不知天命而
古人辭命温厚而曰願從諸矣且武庚雖不知天命而
能撫其餘民稍致富厚若不狗奄君之請伐周圍
衛亦足以念亂圖存若醜詆之恐傷後世忠臣孝
子之心聖人為名教慮遠矣宋儒乃謂當正名武
庚管蔡之辜以為聳動天下是必大厲声色極其惡
有周然後以為快也吁彼惡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
遠省西井爾知盛王若勤哉天閱必我成功

所予不敢不極卒盛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
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敢不于前盛人圖功
攸終天亦惟用勤必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
盛人攸受休畢嗚呼今本非若昔朕其逝朕言艱
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底之厥子乃弗肯堂肯
矧矧冑構切干候厥父菑切側其厥子乃弗冑播補過矧
冑獲胡郭厥考喜力切翼其冑曰我有後弗棄基
肆予曷敢不越印盛救王大命若厥考喪哀喪去
乃有友伐厥子其勸弗救二孔本若兄考乃有
公以漢魏石經之正徐審曰吾國本亦與石經同
則漢唐寫本因古文模糊易以指書轉相傳誤而

致文理不集說尹氏閑塞也盜人武王之舊臣上文

通如此也誘導考驗底定也堂築基構營繕也田

在位者曰蓄播下種獲刈稼壘傷痛也此切責羣臣

之避事者言爾皆武王之舊人皆能遠知前古之

事豈不知近而武王創業如是之勤勞哉當此之

時天意使我遭遇否塞勞心費力者乃我成功之

所在我不敢不極終武王所圖之事也故今我論

諸矣化其固滯而導其順從者以為天輔我成功之

意其可信之辭驗諸庶民而皆以為然矣我于武

王舊臣平時豈不與之共圖功業今天方督我以

芳苦之際庶民方在疾苦我豈敢不與舊臣相率

救之以完武王所受休美之命乎又歎而言我于

將往出師之日固亦永思其艱矣然以作室喻之

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肖為之築基况肖營

繕以成屋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以開一歲之畝

其子不肯為之播種况肖需熟而刈我稍如是則父

必有痛傷于心矣其肖顧譽其子曰我稍如是則父

棄我之大命也又如父死而不敢不身任其責戚之撫存武

友之人乘其喪而攻伐之為家眾者乃可以觀望

厚寬弘之考補九峯蔡氏曰武王定天下立綱陳

度何如哉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肖

今三豎叛况望其肖構肖獲而延綿國祚于無窮

堂不肯播况望其肖構肖獲而延綿國祚于無窮

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肖自謂其有後嗣而不

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肖自謂其有後嗣而不

武王之命乎松溪程氏曰孔子國謂兄考為兄

弟父子之大家仲達謂民養為民皆養其勸伐之心

蘇子瞻謂養為廡養陳君奉為兄考喻成王周公

真景元謂養如養寇之養皆不知措書傳寫筆有

差誤句有顛倒而牽強穿鑿無益經義石刻蔡邕

八分邯鄲淳古文不然也生曰父死曰考今日若

考作室又曰厥父菑乃互文見意厥考壘兼死生

厥考喪哀則專言死者耳蔡傳以考我民為民獻

十夫與民若知以疾不相照應一齋先生云徵諸庶

民而天意可知以疾不相照應一齋先生云徵諸庶

民而天意可知以疾不相照應一齋先生云徵諸庶

民而天意可知以疾不相照應一齋先生云徵諸庶

民而天意可知以疾不相照應一齋先生云徵諸庶

然後發明暢妥帖王曰嗚呼肆哉爾庚邦君越爾御

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棊忱爾

時罔敢易法易如字矧今天降疾于周邦惟大艱

人誕鄰胥伐于瘵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

曰天惟喪殷喪去聲若嗇夫今作穡切予曷敢不終

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

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集說勿畏縮也縱放膽氣戒

變易罔敢易如詩言無貳爾心法天疾乖也大

艱謂作大難之人鄰應乃有友伐厥室應前伐厥

子嗇夫農夫應父苗終朕畝應播獲僭差也言明

治國家由于賢哲之人惟此民民猷十夫蹈知上

帝廢殷之命及天輔周之意此時不敢貳易其

心而佐武王法天之震曜以伐紂矣况今天將勤

室于我使懿親乖離而三卡首難導武庚以伐王

也夫天欲喪殷故武王肅將天威如農夫墾田既

除芟狼莠矣我豈敢不務播獲以竟墾畝之事乎

且武王舊臣皆樹開國之勳而為天之諫乎但欲率循

豈敢惟卜是恃而不從爾勿征之諫乎故今替也

况卜舊臣于武王時所成廓大疆土之功而不替也

爾大衆東征四國天命必無差忒其功必成乃太

卜所陳龜地之辭如此又先之以謙而終之以太

也考補九峯蔡氏曰按此篇誥語多主卜言如曰

卜曰王害不違卜曰矧今卜并吉至于篇終又曰卜

曰予曷其極卜曰矧今卜并吉至于篇終又曰卜

陳惟若茲意邦御事有曰艱大不可征欲王違卜

故周公以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

違者反復誥論之也然其上原指天命下述得人往

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天命王邦君御事

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興喪
愬惻切至不能自已而反復終始乎卜之一說以
通天知神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
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于此哉真文忠公
曰以予永念發端下分三說天命喪殷我不可不
終其事也一天降休于武王凡今所有之土疆皆
前人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度其在如韓愈所謂惟
二也其下乃言今卜并吉是實命我所不可違
三也予曷其極卜言不必窮極于卜也卜陳其若
茲言卜亦不而外乎此也先以理斷而後以下參之
蓋雖不違卜而亦不專恃乎卜也仁山金氏曰按
武王伐殷而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管叔
以殷叛雖孟子亦認為周公之過而蘇氏又盛稱
武王之疎以成敗之迹言之過則誠過而疎則誠
疎矣而聖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于此略方見然以處事之理言之固亦未為疎也
君臣之際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湯伐桀則放之武
王克殷而紂死矣武王為天下除殘而已固不必
加兵于其身也聖人惡之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誅

絕其子孫也于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之
誅其父而立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復反乎慮其反
而于是不與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得以存之
也于是分殷之故都使管叔蔡叔霍叔為之監以
監之夫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
三人亦殷禮也况所使為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
也聖人于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大誥一書朱子
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嘗與
于武王予伐之事者非不知殷之當黜也特以事
勢之艱大故欲違卜自守尔是以一篇不及其
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違卜之說自肆予冲人以
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
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曷極卜以下
釋其違卜也若夫事理則固不在言矣

微子

續音微子之命集說商紂三十二祀微子出亡其

于牧野紂死武庚為殷公微仲為卿士于周及周
公東征武庚兵敗奔北狄成王欲封微仲以續殷

祀辭而物色微子得之周公言于王封為考補微

宋公而命之此篇是也蔡傳詳明今錄之

紂成王三年就封于宋禹貢徐豫二州東至孟豬

西至孟豬之野今河南開封府歸德州及南直

隸徐邳等州之地微子卒微仲立微仲卒子宋

公稽立稽卒子為潘公申立申卒子潘公共立共卒

弟煬公熙立為潘公庚子射祀所殺射祀死子僖

公舉立舉卒子惠觀立觀卒子哀公兒立兒卒

子戴公承立承卒子武司空立司空卒子宣公

力立力卒弟穆公和立和卒宣公之子莊公馮二子與夷

立華督殺與夷而立穆公之子桓公御說立御說

公捷立南宮萬弒之莊公之子成公桓公御說立御說

卒子襄公茲父立茲父卒子成公桓公御說立御說

子昭公杵臼立成公之子文公鮑執之鮑死子恭

公立固固卒子平公成立成卒子元公佐立佐卒

子景公頭曼立頭曼卒子靈公得立得卒子悼公

購由立購由卒子休公田立田卒子辟公斤立斤

卒子剔成立弟康王偃逐之齊閔王會楚魏滅宋

偃走死自微子有宋國傳三十二世歷八百二十

二年松溪程氏曰逸周書四國兵敗殷王祿父比

奔管子縊則安國偽序謂周公殺武庚管未謬矣

世為中國患至蒙古忽必烈滅趙氏統諸夏

本朝正統間也先亦稔犯蹕

之惡暴君貽禍一至此哉

王世已... 斂王... 方... 衛... 是

未古... 齋... 齋... 取... 綏... 類

王... 後... 凶... 邪... 物... 止... 齋... 于... 王

食... 疾... 或... 武... 休... 邪... 交... 類... 齋

籙... 步... 了... 且... 戍... 歸... 定... 仰... 世

廢... 國... 京... 京... 黍... 回... 此... 歸... 多... 齋

命... 岐... 戎... 乙... 命... 餘... 凶... 類... 唐

匡... 以... 于... 出... 豈... 豈... 豈... 豈... 豈

各... 各... 各... 各... 各... 各... 各... 各... 各

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
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言考古制
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禮典
物文也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
法也賓之禮天子遇之也振鷺言我客疾止左氏謂
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也齊肅
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
也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即伊尹所謂天監
厥德用集天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即伊尹所
謂代虐以寬地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
衆德垂後裔道令善聞譽也微子踐履修舉成湯
崇德之意猷道令善聞譽也微子踐履修舉成湯
之道舊有善言非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孝肅敬
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
不忘也歆饗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尹
治也宋毫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意服命上公
有僭擬之宋王者之後成湯之廟當有天子禮樂慮
弘大律範之失故曰謹其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也
也即詩言在此無斁之意考補東坡蘇氏曰當武

周戒前代未盡亡之具宜悉也乃微子蓋處可疑之地
禁戒之辭隄防之具宜悉也乃微子蓋處可疑之地
曰弘乃烈祖曰萬弔其民誅其三代之事後世胡可
及也廬陵羅氏曰弔其民誅其君而乃立其子獨
不以其將不利而廢之此周之至德也至于周公
謾使管蔡商監監之云者所以制止其沉湎淫奔
之俗而納之道爾于地人民猶我之有固非利其
國而欲之如字文之于蕭氏也及武庚之作難三
監淮奄並起應之當此之時周之事亦洵矣周公
于是濯征龕伐至久而後克之茲宜深監武庚之
事而乃更立商王之元子夫以微子之賢商君之
子而商人之父師之顧乃使之代商後而邦之宋宋
為故亳商之舊都民之被其澤者固未忘也使微
子少異其志則全商之地亦非周矣成王周公亦
且晏然命之不少為疑卒以按堵非聖人之盛德
能如是乎予以是知立國惟在于賢而不在于疑
之多也秦漢以下不原仁義而徒汲汲以心防虞天
下豈不大可慙哉東萊呂氏曰先王之心公平廣
大非若後世子方且撫助愛養歆其與國咸休永世
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歆其與國咸休永世

無窮而公平廣大氣象于此可見齊謂淵深精粹傳記
謂大論湯尚嚴商先罰皆不知治體者也仲器稱湯
多克寬克仁則湯開創六百年之業正在于寬尚
嚴先罰其不考于經者歟除其邪虐謂除桀之邪
與周之友邦及從征之臣言也微子之多士多方紂
之失則略與殷之遺民言也微子之言也微子之言
及紂之聖微子之賢其言不可對商之賢子言也而
湯之紂與武庚之賢其言不可對商之賢子言也而
慎克也孝是事親以敬也肅恭神人是以事神治人
以敬也古者聖賢惟于敬用功而已微子之德如
祇協其為象賢也微子既篤于敬矣而猶以欽
信乎其為象賢也微子既篤于敬矣而猶以欽
哉免之欽其敬而人又敬也此篇不獨得訓命賢者
已者布其教于國人也此篇不獨得訓命賢者之體
蓋武庚之辜當行天討微子之德當加天命非有
一豪喜怒之私故其詞從容和平略無忿疾之意
于此可以見
聖人之可以見

西吉

續音酒誥周徐公成武庚之亂康王加錫而命以酒

誥今二孔傳本頗有錯集說三康王與管蔡霍監殷

簡衍文悉依睿所校

舟之詩曰我匪鑿怒不可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以

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以

憂矣如匪燕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傷三亦不從

其諫尊武庚為殷王而鄙周復為諸侯也管未怒

從伐周過衛遂以蔡霍圍之二年不衛以下王師出夾

攻破四國京師安成王勞康未益衛以下王師出夾
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閭之士以供王取
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分以大路少帛縞
茂旃旌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縞氏樊氏飢氏
終葵氏所謂加錫也然邠人染紂之惡皆縱于酒
管未倡王之誥亦以羣飲聚眾周公欲革其俗故
請于成王作誥以禁戒其民而命康未宣播其國
蔡氏謂其事主于沫邦而書則付之康未雖考補
若二事而實相首尾自為誥之一體是也

朱子曰意者武庚與商之頑民日以酒啗管蔡乘
 醉而言周公汝弟耳顧執大權以臨天下三卡然
 之此流言所由起也故周公作酒誥了宜如此松
 溪程氏曰成王加錫康亦見祝鮀對莫弘之言蓋
 酒誥作于是時今左傳誤作命以康誥殆杜
 預惑于安國偽序擅改此字以附會之歟

王也曰明大命于桀
 纣且會王武王十
 上紂其於庶民於
 少止欲幸我乃曰
 酉且降命武王十
 方飛夙降命武王
 受命于天且降命
 紂且會王武王十
 酉且降命武王十
 又止又幸我乃曰
 又止又幸我乃曰

酒誥
 武王十
 十
 十

出又明合了不非
學能後此一久亞
了幸出司于
矣民曰無州然
了數甲酒于酉

續音 王若曰明大命于沫邦沫莫內切我顯祖文

王乃我穆顯祖考尤謬肇國在西土厥誥茲庶邦庶士越

少正御事少去聲朝夕曰祀茲酒朝遙切惟天降命肇

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卷德下聲亦

罔非酒惟行切敬越大小邦用卷亦罔非酒惟辜

集說 沫邨地在朝歌之北因水而名今衛輝府城

北三十一里少正官之副貳此述文王誥民而

戒酒之辭言文王為西伯時作誥以勞庶邦庶士

及其陪貳治事之臣朝夕戒之曰惟大祭祀乃可

用酒不然則民之卷德君考補云儀狄造酒又云
杜康造酒本以意為之酒今言天降命蓋人為天
天之所造也九峯蔡氏曰酒之禍人而益以為天
降威者禍天之成是亦天爾箕子言寧王誥教小
受酌酒亦曰天毒降災正此意也

子寧今本有正有事毋彝酒作母今越庶國飲惟祀

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句厥心臧

眇聽祖考之彛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集說幼子

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戩守者毋禁止詞彛常也

土物五穀之類臧善也此述武王誥民戒酒之辭也

言武王以幼小之童血氣未定尤易奪德故有

官守戩事者禁使勿常飲酒惟于祭祀燕喜之時

行旅酬之禮得以又使之亦必以德自持不至于醉

然非特命官教之又使凡民之為父祖者常訓導

其子孫者亦當聽其祖父之常訓則不可以向于善為

子孫者亦當聽其祖父之常訓則不可以向于善為

小德而忽之蓋幼子于小德大德考補曰不但身

必一視之乃可以積小而成大矣

自教之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

民等當教導子孫小子令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

之則其心善矣以愛物者多不事稼穡勤稼心臧者

萊呂氏曰大抵縱酒者多不事稼穡勤稼心臧者

必不暇縱酒聽貴不聽則誨諄聽藐藐矣當

時飲酒者必以為小德無害于事但于大德用力

足矣殊不知以酒為小德正病之根也以為小

彼為大德比之為小德當以一體觀之也真文忠公

曰民蒙文王之化亦各訓迪子弟惟土地所生之

物是愛故其心臧蓋一溺于酒則必旁求珍異以

自奉其欲廣則其心蠹矣是時為子弟者亦各聽

聽祖考之常訓于小大之德視之惟一熟聽之則

志于也恪故于小大之德視之惟一熟聽之則

為小焉謹酒非小德則沫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

稷奔走事厥考厥長知賞肇牽車牛遠服賈古用

孝養厥父母聲去厥父母慶自洗腆洗蘇典切致

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

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

西井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

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

王家曰封本此下有文我西土匪俎匪非今作邦君御

事小子尚克用文武教作文武今不腆于酒故我至

于今克受殷之命集說 嗣繼純一服事慶喜洗潔

之禮惟猶與也介如介福之介逸燕樂也俎遠也

此周公宣成王之命以誥沫土先呼其民而諭之

曰繼此以往爾民皆當勤其四體一心種藝以趨

事父兄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穀粟以易珍異

行賈而歸孝養父母後已得父母喜悅乃致豐潔酒食之

饌以高父母而後已得父母喜悅乃致豐潔酒食之

而告之曰汝當常聽王教惟行養老禮與侍燕于

君可以飲酒蓋古者養老之禮執醬執爵割牲奉

姐有漬熬瀉模炮擣珍漬為熬糝肝膋八珍之荐

君燕其臣宰夫為主羞膳勝爵執膳爵几羞于君

者皆士也不惟曰者大言汝能常自反觀內省凡

所思為必考于中正之德而不使有過不及之差

以是信為于神明正事之臣亦足以感動上天順爾

此則信為于神明正事之臣亦足以感動上天順爾

大德永保祿位施及子孫不忘在王家矣既又細

其臣民而論之曰我西土之事不在遠也上而邦

君中之御事下能輔我周邦得代殷而受天命也

不豐于飲酒故能輔我周邦得代殷而受天命也

爾沫土之人可考補九峯蔡氏曰上文父母慶則

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

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孝養

羞者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酒人果能盡

此三者且為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酒也哉松

溪程氏曰純其藝黍稷蓋因井授田之際禁其種

秫以絕釀酒之源所謂以德化民心悅誠服而令

無不行也後世權酒以廢民利而不畱心于黍稷

之教亦安能行其政令而免其怨咨桑弘羊王安

石之流王曰封今本曰下有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

是也

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至于帝乙咸

成王畏相湯今本咸錯在惟御事厥業有恭不敢自

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士衛邦伯

作男越在內服百寮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

里居罔敢湏于酒酒眉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

王德顯越尹人祇辟皮碧集說之迪心畏者行其敬畏

經常也帝乙名日孫太丁纂之子紂紂之父湯十五

世孫也夏啓以來天子皆稱王紂驕侈自稱帝辛

追尊父為帝乙爾成王者成其王業畏相者敬其

輔相崇聚也侯者公侯伯之國甸者畿內之國士

者子男之國衛者奮武衛之國邦伯諸侯之長百

寮百官庶尹衆官之正亞其佐貳也服則府史胥

徒之類宗工官之尊者百姓百官之有族姓者里

居鄉大夫之致仕而居田里者尹人正其民祇辟

敬其君也此舉商世君臣謹酒之德以論沫土之

臣民曰殷先哲王其施行于政事者畏天之顯命

畏小民之難保常其德而不變持其明而不惑自

湯至帝乙二十九君雖優劣不同而皆能不失守

成之業敬其輔相之賢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

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况敢

相聚而縱飲乎不惟御事也外之公侯伯畿甸子

男武衛之國暨其牧伯之長內之百寮庶正佐貳

服事之卑宗工之尊以至於族姓者致仕者皆不

敢沈湎于酒不惟不敢且其所以不暇其所勉者惟欲上

以助成王德使之光顯下以正其民人使之敬奉

君之教令而已勤勞如此豈特有所畏而不敢哉

蓋沫土殷之舊邦故舉其哲考補真文章乃一篇

王及其舊俗之美以論之其哲考補真文章乃一篇

根本况人敬則不縱欲縱欲則不敬殷之君臣既

一于敬矣舉天下之物欲欲不足則不敬殷之君臣既

亂如酒乎此正天理人欲相為消長之意孝者宜

深味之東萊呂氏曰我聞昔日商王之與蓋以是

衛而畏天畏民也天有顯衛小民難保何敢不畏

能畏小民是其畏天也天有顯德秉哲者商先哲王持

能畏小民是其畏天也天有顯德秉哲者商先哲王持

養之功也德乃本然之德修之物有常然後無失德
哲亦本然之明不保持則為物所昏故德必有常
明必謹守也盛德之主無不尊畏其輔助之臣相
與贊成一己之德其心克自抑畏君既抑畏凡在
位在於職者皆肅恭以輔上而體其君之心夫自成
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君臣之間皆于恭
敬用功雖自暇自逸且有所不敢矧曰其敢崇酒
之諸侯在內服者有百寮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至
于百姓里居不在位而閒居者皆不敢沈湎于酒
不惟畏之而不敢上下內外舉在篤恭中此心豈
暇及于酒惟欲助成王德耳見商之時通天下皆
篤恭矣三山陳氏曰商先哲王以迪畏為心已之
所行無非此畏子孫之所遵無非此畏羣臣之所
效法無非此畏前乎此堯舜之兢兢業業此畏也後乎
此文王之不侮鰥寡武王之夙夜祇懼此畏也商
先王恭行敬畏不惟其子孫為能然王朝之御事
皆然不惟御事皆然外服之諸侯內服之百官里
居之百姓亦然以見君臣上下內外無一不在敬
畏中豈惟不敢飲亦且不暇飲所以不暇者果何事

哉上以助成君德之顯明下以盡正人之道而
自敬其法而已矣新安陳氏曰此一全章言商先
王之前後君臣內外一皆以敬畏修德為心我聞
故不暇酒酒而具欲康未法其所以與也

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

怨不易紙之實切今為作祇易誕惟厥縱淫泆于

非彝洪切以用蕝咨威儀卷去声民罔不壘傷心壘

切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黑懇不

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音弗惟德馨香

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

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今

此下有衍文曰嗚呼此今本脱予不惟若茲多詰古人

有言曰人毋于水監母今作無當于民監今惟殷

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集說後嗣王謂商

之身祇獨保怙易悛燕安盥痛逸縱疾暴狠怒罹

憂監照也此又舉殷之所以亡論其臣民曰紂躬

親嗜酒昏迷于政命令不著于民惟怙終於作怨

其事威儀民皆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紂方且

荒怠厚自樂飲未嘗休息至于酗怒雖殺身而不

顧乘醉殺人暴虐商邑無辜之民國垂滅而不憂

也蓋紂未嘗祭祀無馨香之德升聞于天惟民寃

苦于紂及羣酗腥穢之氣聞于上故天降喪亡之

禍于紂而無眷愛之意者惟紂自縱其惡而已天

豈虐哉惟殷之小人飛廉惡來革雷開費仲之徒

助紂為惡與之偕亡也至是論告沫邦之意委曲

詳盡無餘蘊矣末又歎曰予豈樂為多言古語有

云人不必視諸水水之歎曰予豈樂為多言古語有

則所謂民情之得失則興亡之故可推也今殷既亡

大為監戒以撫考補東山李氏曰逸書云帝乙初

安此民也哉九侯女為后貞靜不喜淫紂作窟室于沙丘

酒于池懸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一飲數月

不出名曰長夜之飲后不從紂乘醉殺后及太子

之并醢九侯脯鄂侯酒誥言淫泆非彝蕝羣威儀

厥心疾狠辜在商邑此之謂也東坡蘇氏曰紂羣

其威儀望之不似人君莫不痛其將亡也而猶荒

酒不少休息其心為酒所使忿疾強狠不復畏死

不醉而怒曰曩明醉者常怒也國君醉則殺人士

戾人醉則相殺明酒之能使使人怒也紂之惡至于

殺其身而不畏惟多臯逋逃萃於商邑上下沈酒

及商之滅此等與紂俱死天降喪于殷無所愛懲

者皆以其逸爾非天之虐商人乃商人自速辜耳

王曰此今本脫字予惟曰女劫紂毖殷獻臣侯甸任

衛任劫今作男切矧大史友泰大音內史友越獻臣百宗

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甫音

下

下

酒則其下不考補梅溪王氏曰殷獻臣謂賢臣嘗

可復禁矣下不考補梅溪王氏曰殷獻臣謂賢臣嘗

方諸侯接于衛者服休者以德為事服采者以事

為戒戒康亦劫必于酒先當劫必所賓所友所事

之人亦畏相之類也九峯蔡氏曰國君有所友有

所事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子思曰國君有所友有

曰友之云乎先言其殺者未制必殺也酒以政為急

也東坡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制必殺也酒以政為急

斬者皆具法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有羣聚飲

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

酒謀為大姦者皆其死辜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後

曰夜聚為曉散者皆其死辜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後

世不知其詳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

乎或曰自漢武帝以來至于今夜相過者輒殺之可

于流而賞或不賞未嘗少縱而私釀終不能絕也

周公獨何以禁之曰周公無所利于酒也以正民

德而已甲與乙皆答其子甲乙答其子服乙之子不服

何也甲答其子而責之孝乙答其子而奪之食此

周之公洵淫而責在位之躬化商劉氏曰此書不責商

猶多而康未之百官有司自周而有司也曰羣飲指

矧太史友以下皆康亦之百官有司自周而有司也

此輩也使民為羣飲有司之事耳康未歸于國君治

之豈曰不可而何必歸之于京師乎康未歸于國君治

忠厚之意寓于嚴厲之言豈不明哉一而歸于周亦

意也曰在位者為言或曰解典聽朕教或以民言之誤

矣唐曰或曰為言或曰解典聽朕教或以民言之誤

曰古之也曰為酒本以為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上

達求諸陰以義能合歡也故用之冠昏賓客然曰奉

窺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冠昏賓客然曰奉

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

未嘗過也自禹飲儀狄之酒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

甚已而亡國之君敗家之子接踵于後世何莫由

斯然則文武之教不惟當明于沫邦家寫一通猶

恐覆車之不戒也五清劉子曰康人不能剛于酒

譽之以勉于終也時同于殺戒殷康人不能剛于酒

說乃謂不恤于汝不潔汝事以康未之羣飲而殺之

其所謂汝皆指康未而言夫以康未之羣飲而殺之

其所謂汝皆指康未而言夫以康未之羣飲而殺之

尊而成王欲殺之雖商鞅鄧都
之暴不至此儒者忍言之哉

立政

續音立政集說於成王既留四國既平而周公歸政

之道故作此書以訓之考補仁山金氏曰立政一

篇之後謂是周公之絕筆非也此亦初年之書也

故其官名與今周禮未盡合蓋特猶舊制也至稱

詰爾戎兵則以東征未盡奠也故五宰

大紀係此篇於四年之下是為得之

王又甫白甫全

咍心

白絲

立政

敷土投木百官解爾
 今余出珠口於
 一。聖于之。禮。又。不。以。
 武王上上。勅。錄。步。幽。香。
 少。後。王。上。人。政。日。是。宜。南。
 崇。久。處。公。屯。日。大。支。擊。
 紹。續。公。直。發。爾。齒。已。
 夫。繼。世。王。武。王。武。王。又。杏。已。
 新。岸。中。部。

續音周公若曰嗚呼休茲今本錯在知恤鮮哉拜

手稽首稽音起告嗣天子王矣集說此篇乃周公

王以任用賢才之道國史記之故稱若曰休茲者

欲王諦聽其言先歎稱其美以感動之猶皋陶將

言九德而先曰都也拜手稽首者使羣臣致敬以

尊王告嗣天子王矣者使羣臣盡言以戒王也

考補陳氏大猷曰前此成王之幼冲皆倚成于周公

公言立政之道以得人為本是以統率羣臣將有

復稱嗣天子王以尊其端也君王左右常伯常任去

之名所以開其進言之端也王左右常伯常任去

準人綴衣類切虎賁音奔此十三字今本錯用咸

戒于王曰嗚呼此今本脫知恤鮮哉上集說王左

大臣稽首如文武時召公為伯而宣化于外常任

牧民之長如文武時召公為伯而宣化于外常任

任事之公卿如周公為宰而兼政于中準人掌法
 之卿士刑法當如周公為準之平故曰準皆當時侍王之
 大匠即下文所謂三宅三俊也綴衣掌服器者虎
 賁掌禁衛者朝夕與王處最親且密其實在朝羣
 臣舉大臣皆帥之要者末朝舉小臣之要者而餘從可知
 也知恤者鮮言人君知用不得人為國家之憂者
 甚少欲以重王之聽而勉戒之也舊說謂五等官
 賤之美而少非是憂其考補東萊呂氏曰綴衣虎賁特
 以見其餘耳賤重者有安危之寄也我親古之人迪
 者有習染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

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額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
 德之行奚敬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
 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
 則乃宅人茲乃三宅惟義民今本惟作無非桀德

惟乃弗作徃任句是惟暴德句罔後集說迪行室
 強籲求恂信也九德見皋陶謨宅謂居其官面即
 面稽天若之面謂面獻其謀如二謨之陳于帝前
 也訓即告教義宜也徃謂先王周後謂絕祀言古
 人能行立政之道者惟夏禹啓仲康少康諸君其
 所以王室強大者以能求賢俊以為事天之實而
 其求賢之道又有皋益胤矣伯靡諸大臣行其所
 知而非徒徒知誠心深信而非苟信于寬栗柔立愿
 恭治敬擾毅直温簡廉剛塞彊義之行以為知人
 之法乃敢告教其君拜手稽首以尊其為君之名
 宅乃事者常任之得其人宅乃牧者常伯之得其
 人宅乃準者準人之得其人也如此則得其為君
 之實矣皆獻謀于君前而面相告教使君必有是
 九德乃能用賢以居其官所謂取人以身也三宅
 得人則宜于民而保其治矣至桀有惡德弗行往
 昔先王任用三宅之道乃惟暴德之人絕祀則不
 宜其民而反為民虐此桀所以喪亡而絕祀也

考補東萊蘇氏曰一篇之中所謂宅俊者參差不
 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

事也才老吳氏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教不必自上訓下而後謂之教也東萊呂氏曰非人
才果異于往日也桀之惡德弗作往大競桀惟暴
用而已往惟俊德是任效見于有室大競桀惟暴
德是任效見于絕世無後信乎存亡在所任也新
安陳氏曰公既歎知恤者鮮歷舉古之知恤者以
告夏后商湯之俊乃武皆知恤者以遺國者九德
維人商湯之俊乃武皆知恤者以遺國者九德之無
即躬行陶謨亦俊非徒才俊必有德如所謂以克
于躬行陶謨亦俊非徒才俊必有德如所謂以克
有德而二之陶亦曰九德咸事俊又本舉陶所陳而
德而二之陶亦曰九德咸事俊又本舉陶所陳而
君臣世守以為取人之法者三宅亦夏諸大臣之
緬名商周亦世守之官名雖各不同而掌事掌民
掌法其職事則猶故也既言有夏用人之盛又言
夏桀用人之失所以深明其鑒戒耳陳氏雅言曰
有夏之君信能行此當顯為未至其國家之盛治
為已足惟以賢俊之當顯為未至其國家之盛治
矣有夏之君信能行此當顯為未至其國家之盛治
尊其為君之名而且致告以叙其為君之實其事

君之道得矣夏之君臣各盡其道此其立政之要
也以上迪字與下迪知忱恂作對說呂氏謂周公
之戒成王自綴衣虎賁之外其禮三其辭與夏略同
然則以圖任三宅為人君之外其禮三其辭與夏略同
法也表親近之戒使人君不亦越成湯陟丕釐上
敢輕者周公養源之精意也亦越成湯陟丕釐上

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
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
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啓音惟羞
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
厥政帝欽罰之乃侔我有夏平切補式商受命奄甸
萬姓檢切於集說嚴密惟思式法昏羞進侔使奄

盡也言湯自七十里之諸侯升為天子蓋天生賢
俊以為國家之用乃明命之意湯能以推其大

規釐以治其條理三宅以職言三俊以德言謂其
 才可以儲三宅之用者曰論也即猶當也其用三
 有宅者實能各當其職其論三有俊者實能各當
 其才湯又深思遠慮以定典禮命討之大法付諸
 宅俊之人奉而行之故近而商邑無不協和遠而
 四方無不取法見聖人之德焉嗚呼者事接于見
 聞而刑暴德之諸侯所與共政者惟備諸醜行之
 惟淫刑暴德之諸侯所與共政者惟備諸醜行之
 湯革夏之乃敬以致其罰使我周有萬姓而井牧
 其地什伍其考補國仁故以同邦言度習之臣足
 以行威震于民也于內故以政言其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
 灼見三有俊心灼切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長知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趣齒切
 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

大史大音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

微盧烝三毫阪尹阪音文王惟克宅厥心宅今作厥

寫之誤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

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

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

敕功敕音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

此丕丕基集說任長伯謂凡在上臨民者任人即常

左右攜僕凡執器侍衛之僕百司若司裘內司服

之類所謂裏臣也庶府若內府天府之類大都公

之采邑小都卿之采地其伯皆畿內都邑之長也

稱若外府外百司之屬所謂表臣百司也大史史

衆常有恒德者吉善也司徒掌教司馬掌兵司空
 掌土皆天子命卿監諸侯之國者亞旅則其屬也
 夷微盡烝四夷國亦王官監之舊都故周置監焉
 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商之舊都故周置監焉
 險也形險之地不以封亦使王官守之參錯于五
 服之間宅厥心者九德咸事取人以身孟子云仁
 人之安宅蓋本諸此也廣言者率循救安也言文
 訟之微者廣慎法禁之瑣碎者率循救安也言文
 武克其可用故上以敬而任之天下以疑之長民
 其立政也
 常司任廣司外而都鄙甄人之事于太史尹伯皆
 得而人與要地為險之官蓋文武所分布者三宅
 三俊
 知其細聞其效而不知其本也言文王先能盡其
 宅心之孝故能立茲常事司牧之人皆俊才而有
 德者蓋人君患其識見之偏嗜好之蔽故不能知
 人而人才亦患其有才而無德以將之惟文王能

宅其心故能識夫俊有德之人斯任人之本也若
 矜令獄訟法禁之大者文王亦納其綱而大臣不
 敢專若其衆瑣碎之目則惟令雖小而教化所
 是問文王亦無所忽惟廣獄慎則文王不復敢預
 知其目以套有司之法守乃任人之體也義德者
 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
 德之用人也言武王所以教安之休休樂善之量
 功不敢替其德之用義德之人故能與文王並受
 遠其不用容德之人故能與文王並受天命而成
 此至大之考補東萊呂氏曰凡所謂官吏莫不在
 基業也
 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所易忽而見藝人以
 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以
 恐其作淫巧以蕩上體統而見太史以奉諱惡書
 非而見尹伯以小大體統而見太史以奉諱惡書
 諸郊畿不預有司之數者大都言都小伯則分
 言伯不言都蓋互見之數也自諸侯三卿以降惟
 官名而無它語蓋承上廣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
 也仁山金氏曰連舉文武時事其官未必皆文武

之官其人則皆文武所儲之人草廬吳氏曰極民
危急必資則裁之能詒謀宏遠必資寬大之度此
武王之善繼善述而師不改父之臣也梓溪舒氏曰
治官之屬曰正曰師曰司曰旅曰府曰史曰胥曰
徒以宰夫為長宮伯宮人內宰內小臣閭人寺人
內豎九嬪世婦女御女史以宮正為長庖人內饗
外饗正為長弁師典婦典絲典枲掌皮縫人染人
以酒正為長弁師典婦典絲典枲掌皮縫人染人
屨人以司燿為長甸師為長疾醫瘍醫獸醫以醫師為
長凌人以司燿為長甸師為長疾醫瘍醫獸醫以醫師為
晉大師小師鞮鞻氏典庸司干以鐘師笙師搏師鼓人
舞師箛師鞀師鞀氏典庸司干以鐘師笙師搏師鼓人
凡羊人醢人醢人為長禮官之屬鬱人鬯人為長政官
之屬射人虎賁旅賁以司士為長馬質趣馬亞馬
廩人圉師圉人以校人為長司甲司戈司弓矢繕
人藁人師以司兵為長土官之屬草人稻人刑場人以司稼
戮以士師為長土官之屬草人稻人刑場人以司稼
為長山虞林虞川虞澤虞迹人邠人角人羽人掌
鳥掌炭掌茶掌蜃以虞衡為長廬人梓人巧人輪

人舟人玉人以匠人為鳴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
長皆立政之尹伯也

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
治相我受民和民治去聲今作亂相去聲和民
獄度慎時則勿有間之聲間去自一話一言我則末

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集說也我指子曰察其所安

相助也末終惟思也間謂侵奪其官守一年而為天

一字曰言彥美士也言成王以幼冲之年而為天

其心之所有立政以明義暴吉愼之辯然後籲其賢俊

而大用之使得法禁瑣碎之目則委諸有司而不

可奪其官守若號令之施一句一字必思義德容
德之美士以治其民勞于求言逸于任賢斯乃任
人之考補九峯蔡氏曰察其所安知人之要也明
要也

任而勿有以問此任入之要也民而非謂之受者蓋
民乃受之于天命之受于文武而非成王之受所自
也周公曰今本脫此三字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
言回切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
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
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由出
繹夷切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儉心不訓
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
惟吉士用勩相我國家勩音利今文子文孫孺子
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
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

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力

集說

復稱周公曰者自古

之人迪惟自鳴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至其惟克
于王之詞自鳴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至其惟克
用常人之則公獨申羣臣之意以丁寧戒王也微美
即休茲之意欲王聽羣臣之言而重贊之也文子
文孫亦指成王克宅者命官各當其才克由繹之
者漸次歷試以盡其才也儉人姦佞小人逢君之
慝不肖惟以德教戒其君必致喪亡豈能顯于世哉
勩勉也惟用善士則能相勉于國家之治矣詰治
也謂四時講武以閱軍實勿弛其備也陟巡歷方
方岳謂巡狩于九州之方岳也海表者是時驅飛
廉于海隅而奄人淮夷之從亂者亦分背于四裔
欲王修武備以防其變敷文德以服其心也覲見也
耿光謂文德大烈謂武考補文之山金氏曰武者守
功各以其盛者言之謂武考補文之山金氏曰武者守
之子文王之孫今當以守文為治也正即康誥之
正人指當職也儉利小人沾沾便捷以才陵惡則
國家政事日入昏斃故丁寧戒之既獨言庶獄于三
宅又獨言牧夫者蓋刑乃民之司命尤所當重有三

司之牧夫固足以重也夫三宅然獨表牧夫之名則
尤以之窺民之固足為重也夫三宅然獨表牧夫之名則
事在外則之牧夫于民為近而事與法亦其所兼有
如今朝廷之牧事分六部在外郡縣雖專為牧民而
六曹之事亦兼有也古者詰兵蓋有國之常政軍
伍藏于井甸陳法講于蒐獮巡邊四征寓于巡狩
會同但恐守文之主或自廢弛焉爾故成王康王
之初元老大臣俱有詰戎兵張六師之告是皆有國
之所當講而其所謂詰者倣軍實闢器械嚴紀律
而已以是陟禹迹征弗庭必非黷武勞民之師非
若後世守文之主以好大喜功之心就廢弛一且警急
則荒亂無措一有主好大喜功之心就廢弛一且警急
于常調之外也又况當時淮奄未寧又有深意備猶
不當弛况在此時乎至謂陟禹迹又有深意備猶
者聖人疆理中國華夷異空各有界限故禹迹之
舊中國世守之一有玷缺則中國之禍終有不可
度者後世有以莫雲之禍而卒貽中國無窮之害
曾不幾時子孫親受其禍而卒貽中國無窮之害
如此而後知周公之言非為土地其意蓋遠然其
曰至于海表得毋啓廣伐之漸邪曰此言其威

德聲教之餘效也海表猶云海隅出日要亦指淮
奄而為言爾然則後世大臣固有以置燕雲而成
守文之治者亦有以復燕雲而致不測之禍者又
何也曰是皆非周公也非周公則為君則吾不憂
為：小人而又妄為矣世有周公則為君則吾不憂
中國之患矣五清劉子曰再言勿誤于度獄度慎
者姦佞儉人惑君上以觀攬威權專制詞訟法
禁頊碎節日之事以銜其精神示其勇悍而奪有
司官守之正法使君習于殘忍苛刻之惡而斷喪
其愷悌惻之良心干辛雷開之誤桀紂其術如
此皋陶賡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
明人君任人之體此篇之旨固有所受之前聖後
聖其揆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集
一也

說後王者成王之窮也考補之意併後王而戒之使
孫以至於無窮也

成王行之後王傳之以為家法也常人常德之人
即上文之吉士也常人儉人二者相反凡儉利便
捷者儉人也凡持重守正者常人也儉人常以生
事為功常人常以生物為意常人如四時有序萬

物生成而莫為之者，儉人如盛夏驟涼，冬乍燠一時，若快人意而民人疾疫，生物夭札之患，自是滋矣。此用人者，周公若曰：大史，大音司寇，蘇公式。

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長，知也。茲式有慎，以列用中。

罰。集說：此周公因言慎罰而以為後世治獄之式也。

蘇氏名忿生，子爵。國在溫，稱中公者天子三公，稱公忿生，雖子爵而嘗為傅保也。中罰者，公平之謂。既

戒，王勿用刑，暴德儉人，以侵奪庶獄之官，守又戒司

寇，詳慎用刑，必公必平，以培植國家之基本，而為

王國之考補。敬慎所用之獄，其所以培植忠厚之

長也。蘇以長我王國使後為司獄者，能取法于此而致

謹焉，則能條列輕重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各三命

續音洛宅。宅，今作誥，非且錯簡甚。集說：此篇紀周

末及與成王往來命畜之言，乃敘事之文，亦典體也。非天子告諭天下之文，而孔安國等題曰洛誥。

哉何

王命一 命二 命三 命四 命五 命六 命七 命八 命九 命十

命一 命二 命三 命四 命五 命六 命七 命八 命九 命十

命一 命二 命三 命四 命五 命六 命七 命八 命九 命十

命一 命二 命三 命四 命五 命六 命七 命八 命九 命十

命一 命二 命三 命四 命五 命六 命七 命八 命九 命十

命一 命二 命三 命四 命五 命六 命七 命八 命九 命十

乙十 崑 王 濤 辛 是 所 向
 又 營 明 止 又 匠 的 大
 戎 念 庚 氣 又 智 王 拜 矣
 錫 益 白 公 不 裁 不 發 夙
 生 林 卒 木 命 氏 曰 止 崑 匹
 林 公 終 命 命 氏 係 卒 示 也
 卜 林 王 吉 壽 一 久 其 隕
 公 曰 乙 也 恩 德 卒 發 夙
 止 林 拜 矣 錫 益 白 公 不 裁
 又 王 望 于 各 崑 公 止

王 厥 肉 殺 所 飛 于 幸 是
 式 鼓 舞 會 少 王 的 命 止
 紀 匡 命 乙 匠 止 方 飛 是
 命 止 庚 多 命 當 書 王 止
 公 明 康 也 神 衛 公 因 不
 纘 遠 止 乙 也 小 衛 焉 會 武
 刺 矣 會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及 五 祭 的 命 命 命 命 命
 方 飛 可 鼓 舞 會 命 命 命 命
 明 考 于 一 一 漢 公 德 是 二

一 王 曰 明 禮 群 乎 錫
 尚 休 合 崧 公 群 乎 錫 者
 曰 王 命 女 季 燮 康 了 會
 且 多 命 氏 錫 了 季 勳 考
 武 王 也 然 群 既 女 季 木
 命 王 大 殷 舞 殺 敵 及 變
 紂 二 曰 享 厚 止 武 群 考
 曰 曰 自 哉 中 夙 是 我 武
 木 是 王 又 伐 纘 女 曰 乙
 曰 武 錫 錫 考 商 止 武 考
 久 伐

勳 合 曰 曰 祭 止 崧 季 考
 然 以 王 其 了 曰 且 德
 女 不 哉 酒 鼎 禮 于 會 王
 武 王 也 商 考 群 又 其 自
 肅 是 季 考 考 了 德 殺 了
 行 考 王 孫 殺 了 德 考 恩
 季 曰 曰 群 然 于 季 德 王
 曰 公 命 女 德 乙 公 正 宗
 酒 大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公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合王命合惟公合後止合無合
 罪十又合一合天合為合庚合王合
 自合為合祭合不合罪合于合洛合
 惟合甘合
 惟公合既合望合越合六合日合
 乙合未合王合朝合步合自合周合
 昭合音合

續音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昭音

則至于豐惟大保先周公相宅大音泰下並同越

若來三月惟丙午臄音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

洛昭音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大保

乃以殷庚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

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覲于親邑營親西斤切

本此九十三字錯集說月二月既望為成王六年建卯之

未則二十一日也步成王禴祭禮不可瀆故至豐

以營洛告文王因行展墓之禮遂雷豐而命周召

王來豐之次月為三月也月出臄以占宅都之地

得卜謂得吉兆經營者規畫其制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左廟右季前朝後市庚殷者殷之頑民宥不盡戮則遷于洛而就役之不使役及農民也達徧也三月十二日周公至洛乃徧觀召公所營新邑之於王焉下文是復命考補王克殷欲築宮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約其貢賦者迴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史記曰武王微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來不音殷乃今有成今我未定大保何暇寐日夜勞來不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唐有河粵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又曰成王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甲視卒營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又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皆營宅之事始也又周官大司徒曰興以上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則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召公之所經營周公則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拜手稽首曰朕復于明辟今本于作子謬甚乃劉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去相

聲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勑水我乃卜澗水東澶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澶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圖及獻卜予齊百工佯從王于周從去予惟曰庚有事丕示功載乃女其悉自教工下女音汝孺子毋朋其非今作孺子其朋其往其若火始燄燄錯當其若今作無若與上切厥攸灼叙

其若火始燄燄錯當其若今作無若與上切厥攸灼叙

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親邑

親西斤切同今倅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女

永有辭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

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倅來示予卜休恒吉

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

首誨言集說乎禮問周公遣使報王而拜手稽首以

盡敬也復王相宅之命也明辟指成王猶今言

聖天子也胤繼保大保言成王退託如不敬及知

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

幾為王始作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

土洛師猶言京師河朔勅水東北經新安洛陽入

于洛澗水源出澗池縣白石山東流經新安洛陽入

在王城之南源出陝西洛陽縣穀城山東流經盧

氏永寧宜陽洛陽偃師鞏縣入于河王城之北則

高北邙邱穀城翠雲諸山鎮之風氣之所聚也食

者卜龜史先定墨而灼之正食其墨也倅所造所

使圖者洛之地圖卜者卜之兆辭凡二公既已定

占皆錄之以復王命也百工百官也二公既已定

而役遷殷民以興工焉言我整齊百官請王至洛

予惟謂之曰庶幾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

聖王妻女

聖王妻女

也來相宅作周匹休者言宅洛以配會天命于無窮也
 二相人成王周公也貞事也易言小貞大貞十萬
 曰億誨言謂教王母明作惇裕之訓也考補九
 此成王故曰漢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
 成王故曰漢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
 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
 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細百工而
 已豈不彰之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
 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不辯凡有造基之而後成
 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
 仁山金氏曰卜下都者以處殷民也按召公以
 灋東舊云卜下都則王城為已卜廢既得卜則
 戊申之朝至洛下宅則王城為已卜廢既得卜則
 經營則卜之為已言後七日而周公至已營而卜
 于親邑營矣遷都至重資神明至肅已營而卜
 灋定洛而召公戊申之取卜王城也改之卜聖人
 不爾為也召公戊申之取卜王城也改之卜聖人
 之所且自黎入河自河入洛其地亦不為遠既而
 便也且自黎入河自河入洛其地亦不為遠既而

三者皆不吉而惟洛之食者卜龜之時史先定
 巽而灼之正食其墨也召公卜王城于洛吉矣周
 公卜下都而亦惟洛之吉則是洛邑之地利于君
 亦利于民真王者之都與圖者召公改位之圖卜
 者周公食洛之兆或曰作洛之事周公之卜而周
 不敢專達凡周公所獻圖及卜即召公之卜而周
 公達之東萊呂氏曰宅土中而作大邑天之休命
 也周公之來相宅乃曰敬天之休命非出于已私也
 曰敬天之休命足矣而曰不敬蓋明見天命之
 當然而不敢不敬也見之明而後畏之篤周公之
 于天命也知之深然敬天之休命而相宅所以為周配
 知周公則知天之深敬天之休命而相宅所以為周配
 于上公不_敢也故曰我二人然其期與周公共當之
 于周公不_敢也故曰我二人然其期與周公共當之
 敬天之休則公也大臣流言之變可以去矣而東
 公親則未父取則大臣流言之變可以去矣而東
 征來歸之後可以閑矣而作洛周公非固好為之
 畏天命也畏天命故不敢不為也松溪程氏曰王之
 孫滿云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蓋即此篇惟洛食之
 兆辭然召公不自遣使獻卜而託周公以達者是

時周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細理大綱成始成終皆周公主之故下文惟周公與王相告當之言而

以高二周一公也唯夏五月王至于洛今本無此周公

曰王肇稱殷祀祀于親邑親今咸秩無文今王即

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女受命篤弼王

曰今本王下有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

小子揚文武烈奉奮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愷宗

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

施于四方旁作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

子夙夜罔愆祀公曰已汝惟冲子句惟終句女其敬

識百辟言亦識其有不言言多儀不及物惟曰

不言惟不役志于高凡民惟曰不言惟事其爽侮

乃惟孺子頌句朕不暇句聽朕教女于棊民彝女

乃是不覆切莫亡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音罔

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女徃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

裕我民無遠用疾王曰公功棊迪篤罔不若時集

說夏五月者建午之月王至于洛者成王自豐征

請王而來洛也周公曰者面告成王之言肇始稱

王當卒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

有不載可以義起也功宗三代有功德之尊顯者

褒其死者以勸生者所以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

恒者使可久居師者宅其眾也愷宗者厚其尊大

衡平迷失必謹也成王面會周公言公明保我于
幼冲之年奉大明德使之足以對揚文武之烈奉
會上天之命常和四方之民而宅此洛師加厚功
宗之大禮以奉序大祀皆以義起蓋公德之明光
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而旁達之人皆作與和敬
以迓續治平于無窮凡以不墜失文武勤勞天下
記一志故教我謹于祭祀也如此者惟終思其終也
周公因成王冲子之謙而會之言王往則誠幼
冲我不得已而攝政今王既長而親政則當深思
保終之道豈可仍以冲子御下治民之道焉百辟
止謹于祭祀而已尤當知御下治民之道焉百辟
諸侯高朝觀儀禮之物幣也諸侯事王有誠有偽惟
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于高者亦識其不誠
于高者高不在幣而在志于高則國效之亦
所謂不言也諸侯惟不用志于高則國效之亦
皆謂上不必高矣奉國無高上之誠則政事安得
不至于差爽僭侮墮王度而為叛亂哉人君可不
以敬存心禱者于早察之意禮勉永長不覆不永猶
夕之孺子頌者于逐之意禮勉永長不覆不永猶

言豈不勉豈不長也正父庚官之長其稱父者猶
康誥之圻父農父明農辭官退休于田野疾至也
言成王至洛凡不諳事之庚習孺子皆已斥逐而
無所朋此是體我汲汲為國之心而聽我所欲言
輔民常性之道是豈不能自勉以思保終之道者
哉是以能篤厚次序于庚官之長皆若吾攝政之
時無敢怠棄王命者王若自是益勉于敬則我得
以退休田野而萬民康裕無遠弗至矣于是王言
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極其厚矣當常如是
未可以言去也此蓋畧示雷公之意而未敢盡言
必待洛邑命作冊而後能雷公也
考補 東萊呂氏
曰定都之
先王之命作冊而後能雷公也
初肇奉盛禮大高羣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
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所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
告成事也兩賜時若大役已成報神賜也自今以
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
之德現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為言若闕于事情者
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被一心對越天地
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
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顙若收其放而合其離

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于此宜周公以為首
務也松溪程氏曰周公作立政時成王已長而親
政矣豈可復稱孺子是知此篇三稱孺子皆少不
諳事度習之入明矣成王于獻卜之時聞周公言
即盡斥絕此輩故至洛而周公贊且祝之因有明
農之請誠以王足嗣文武之烈而周公得優游自
老釋社稷之重負矣舊說乃謂王不能勉非長久
之道豈有君臣相見而遽惡言詛之周公必不忍
也自安國錯亂而劉歆附會以越三日丁巳用牲
成莽篡豎儒貽禍可勝歎哉

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親邑牛一羊一豕
一字亦錯于召詰集說王至洛致齋三日丁巳五

洛邑郊外丙巳之地合祭南天赤帝及天下之后
土故用二牛非冬至園立分祭皇天上帝之郊

以尊之用割日如外事明堂以觀之故用柔日如
內事也社者洛邑畿內之后土所謂王之社故祭以

非土日皆告以宅洛代之事必成王至洛而躬為祭主
非周召二公所敢代也牛一者祭社以太牢羊一

豕一以祭功宗韓子所謂賢人沒可越七日甲子
祭于社是也蓋自周公以義起之矣

周公乃朝用書昭朝音命庶殷侯甸任邦伯今本此

亦錯在召男周公曰今本脫王啓監去聲厥治為民治
誥任作男

為聲于偽亂非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
婦玉屬味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

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句監罔攸辟今本此五

厥既命庶殷庶殷丕作今本此九字秋九月邑宅

成今本脫此六字悉集說謂以王命誥徒作之人

而記其工役如敬于諸侯是也周大夫城成周而士

為王之詞啓監者請王開明其心非為已私也無胥

為民者言宅洛之事所以治民非為已私也無胥

恤戎者顧民從亂之徒免死而用為工役皆欲撫
 恤不使戕虐也古者與役動眾孤寡之人無所預
 不幸而在焉必加優恤故曰至于敬寡徒役之中
 由以容者也言王當責效邦君御事引掖其民于生
 恬安全也言王當責效邦君御事引掖其民于生
 必以刑法嚴之也自古王者如王趨事赴功之眾周
 于庚殷死者厚其褒崇生者識其誠偽恤其徒役
 故宅洛大工雖與于盛憂而遽成于季秣所謂說
 以使民子來周公其勞也詩云經始勿亟考補逸周書
 曰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周室克延俾中天下宗
 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里七百二
 十丈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北為方千里以為天
 縣立城有四方郡城有九之鄙一郡鄙不過百室以
 農居鄙州里以廣士居國為家得丘兆于南郊以祀
 市匠僕州里以廣士居國為家得丘兆于南郊以祀

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侯受命于周
 乃建大社于國中其疆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
 驪土中央黃土左氏曰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
 大夫城成周士弥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
 薄田溝洫物土方議遠近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
 書餼糧以令役于諸侯九峯蔡氏曰殷之頑民若
 未易役使作者然石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以
 書命而丕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說以
 使民可知與不幸而金氏曰古者與役動眾孤寡之
 人無所與不幸而金氏曰古者與役動眾孤寡之
 老疾句踐反者老之子是也古者徒役之中亦有
 臣妾如女子入于春藁之類蓋供樵爨之役于此
 亦必優恤之故曰至于敬也冬十月今本脫丁卯
 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也冬十月此三字脫丁卯
 成辰王在親邑作親今烝祭歲文王駢牛一真切武
 非

王駢牛一王命作冊佚祝冊作佚今惟告周公其後
 王賓殺裡咸格王入大室裸大音灌王若曰公子

小子其退即辟于周舍公後四方迪治去声非今未

定于宗礼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誕保文武受民治為四輔公無困哉今本錯此于

下倅來毖殷乃命寧子今非以鉅鬯二音巨

音酉王曰今本闕明禋拜手稽首休高周公拜手

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

考武王弘朕恭既予來相宅既予今作孺王大愷

典殷獻民其非治為四方親辟親西作周恭先

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

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奮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

王刑王今作非乃單文祖德單切予不敢宿則禋于

文王武王惠篤叙無有邁自疾萬年猷于乃德猷于

切劔殷乃引考王倅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于懷

德于今亦非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我惟

無數其康事公弗替刑四方其世高王命周公後

作冊佚告今作集說柔日十月者建亥之月內事用

二也室鎬京七廟并二世室而九洛邑唯建大廟及

為昭雲都諸盞王季為穆周尚赤故用驛其實大

廟亦用太宰常事不書二世室以特祭故特著之

供史佚伯邑考之子周之大宗世為太史祝冊告

祖廟之國作賓王家者格至也諸侯以統其餘也

室稷廟之室裸者勺鉅鬯之酒灌圭瓚以降神也
 世之主在焉故因裸而以命周公後告也王若曰
 者史佚為后稷尸達成王之意以命周公也迪治
 向治也將大輔鄰困勞也成王言予小子今退為
 君于鎬京而命公雷後以治洛蓋洛邑天下之中
 四方且向治而公所制六典之禮尚未定底則
 人心亦豈能久安于洛使我多士與眾廣與百工
 導而將大之雷治于洛使我多士與眾廣與百工
 有所監視以有大保文武所受于天之民則我統
 四方如居之有鄰輔其勿以治洛為勞困也伴者
 先王謂安周以先王之命謹致盛禮之意曰伴者
 寧子謂安周以先王之命謹致盛禮之意曰伴者
 自先王稱之也王曰成王因周言明禮者謂以神
 明之禮高周公也蓋成王因周言明禮者謂以神
 雷之而不專故因命錫而告先王故言公而致不
 敢率易故以先王之命錫而告先王故言公而致不
 之其尊公也至矣弘亦大也恭先儒以為責難之
 恭殷獻民商賢臣伊尹萊朱伊陟臣扈巫咸巫賢
 甘盤傅說祖己箕子比干祖伊與祀功宗于洛邑
 之社者周公拜手稽首謝王之與祀功宗于洛邑

王命我來洛所以承保文武之業而大我事君之
 恭也我既相宅之後王乃大信典禮祀功宗而及
 殷之賢臣所以明作治道而為四方新民之主將
 以恭德為天下倡則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
 美而有守成之功矣多子衆卿大夫忠信為周孚
 相信也考成也刑儀刑謂六典之禮單畫也此周
 公以治洛之事自效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
 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畬天下之衆鼓舞其臣以忠
 信事上刑使信當時而德殫被于世成我光明王
 典之儀刑使信當時而德殫被于世成我光明王
 爵也禮于文武者二世室也蓋周公從王烝于太
 廟而王以二自高之二烝畢而出以二驛特祭于
 公亦從王不致進爵自嘗二自之酒以獻文武而
 祝王也惠篤叙以下則其祝辭惠順獸足也言惠
 徽篤厚繼叙之福使王無有疾癘使子孫萬年饜足
 于道德使殷民亦長有化之效王其孫使殷民承
 順治叙雖萬年之遠其永現化懷德而不替此以
 治洛化殷之福歸成王也公定者安于治洛予往
 者歸于鎬京將迎歡悅也成王之祇而悅之行又諭
 曰公之功在人方肅而迎成王之祇而悅之行又諭

無怠其所以康人之事公但勿替其儀刑百辟者
 則四方其世世高公之功矣供告者史佚以王禽
 書之于册以告周公如後世教諭之類蓋前言祝
 册者乃告廟之辭如祭文之類非命周公者與此
 不考補仲達孔氏曰多子之子有德之稱大夫皆
 所以裸也宗廟之休高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
 周公曰裸明禮曰休高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
 古人飢而大賓客以高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
 乾人飢而大賓客以高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
 其禮也五清也欽子曰天子不敢當故以獻文武而祝
 成王也五清也欽子曰天子不敢當故以獻文武而祝
 必以柔日則今本脫冬十月錯戊辰者非而倭國
 本是也清廟者明堂之別名以周頌考之乃周公
 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所而非豎可祭之地五月丁
 巳之郊正在此廟上帝不可續也豈豈可祭之地五月丁
 謂入其廟為清廟中央之室非也瓚者以禮之蔡氏
 謂太室為清廟中央之室非也瓚者以禮之蔡氏
 如方盤中高有陷圭者鎮圭天子所常執降神之
 際圭不可播跪而納圭于瓚之陷滴鉅鬯之酒于

陷外之盤中而三脊之茅縮之詩云瑟彼玉瓚黃
 流在中是也朱蔡謂灌于地非矣按周禮六官之
 首必序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則六典成于周公
 雷洛之時故周官當序于多方多士之後功宗之
 祀已奉于五月安得云未定乎是仁山說得之
 而蔡傳又非矣立政之作成王已長而說得之
 稱孺子卜宅達觀之事皆周石大謬而倭國本
 之預則今本作孺子來相宅為大謬而倭國本
 既予是也太廟之堂止坐后稷一尸史佚以宗子
 為之太室之中高圍既蟬矣半既壇亞圍為首昭
 對雲都之首穆諸三穆為次昭對組紺之次穆左
 為三昭對王季之三穆為次昭對組紺之次穆左
 并后稷一主而七史佚以太祖及三昭與
 周公所謂致先王之命也先王者太祖及三昭與
 三穆也文武以特祭于世室不在太室七祖之列周公
 以二直止獻世室者蓋二直乃太室七祖之命已
 不敢當而告于文武若以太室之命高文而武
 特飲其餞餘而已蓋成王之禮周公之禮而已
 武皆以義起咸秩無文成王之禮周公之禮而已
 或謂成王天資不及太甲不亦慎乎其學過人遠矣

自是史官之職非為尸之諭之類今翰林十有二月

代言之臣奉旨撰祭文救諭之類耳

今本闕此四戊辰觀今本錯祭在王上王歸自洛師告

字有音又此四戊辰觀今本錯祭在王上王歸自洛師告

至于周廟今本闕此十字傳本正之以徐集說巡狩畫行

不過三十里故成王以十月丁卯至鎬京庶六旬周公

久告至者行飲至此義也考補松溪程氏曰胡康

秋書公至自齊亦此義也考補松溪程氏曰胡康

先者出必告文王其歸也必欲至于廟史臣皆謹

書之孔安國古文在十月有二月如歌後語則知有

脫簡明矣蔡傳謂烝祭在十二月戊辰之日則序

日在月前章強附會語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

七年集說洛之謀周公成之制六典享百工以化

荒落殷而保周邦七年者周公以成王八年昭陽大

歸于豐凡七載也又三年而考補仁山金氏曰洛

薨成王葬之于畢謚曰文考補仁山金氏曰洛

終然復之辭有周公歸周迎王往洛對畬之辭有

卜往復之辭有周公歸周迎王往洛對畬之辭有

成王在洛雷周公于後而歸周之辭有周公為王

雷洛而相勉叙述之辭然辭從其辭事從其事各

以類附而無往來先後之序兼多有缺文錯簡此

必伏生之書為定伏或于此失之

召公出川

續音 召公之訓 今本作召誥非也序亦有錯簡集

說成王至洛諸侯覲王召公因帥之以考補程松溪

曰洛宅而名洛誥者以篇終有佚告之文而譌佚

為逸告為誥召公之訓而名召誥者以有誥告庚

殷之文伏生口傳子國壁蝨冲遠仲默承誤踵譌

因襲附會而不知辯也抑此二篇果天子告諭天

下之文乎

召公出川

召公出川

召公出川

召公出川

召公出川

召公出川

召公出川

召公出川

召公出川

召公出川

甲少休王不敷後岸綏
 器于甲西王率歸一帝
 查取于土中旦白凶止
 大是凶查取取京夙機
 王取于二一凶查取中夙
 王蘇又戍命變又少休
 王粉凶殺御幸枯那于
 鬪又造御幸又毒毒
 凶鑽王發止辰不那不
 發德鬪不那不暨于又

自此人不那不暨于又
 鬪不敷凶白又自此夙
 命又戍止多那不敷凶
 白不凶徑徑不發蘇德
 了鬪時蘇命鬪不敷凶
 白又殺多夙命又戍止
 拿鬪不敷凶白不凶徑
 不發蘇德了鬪時蘇
 命少王屏多蘇命鬪不
 鬪一戍命屏屯王

續音惟三月哉生霸哉音才霸音普周公初基作親

大邑于東國洛親西斤切今作新四月民大和會侯甸任

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任今作男五月本

脫此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去声二孔錯此段于

之序亦出臆料以為洛誥之序金吉甫又疑為梓材

也其書令嚴不敢傳中國今者和會見集說三月者

之越若來三月也哉生霸十六日乃乙卯周公至

洛之第五日己未也百工播民遷民也士與

事通謂工役五月成王至洛之月咸勤者以來會

大誥治之書其果有考見矣大保乃以庶邦冢之篇欲惜乎今不可考見矣

君出大音泰取幣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稽音

旅王若公誥告庚殷粵自乃御事今本粵集說度以

邦冢君出者成王至洛以丁巳郊戊午社助祭諸侯朝王于清廟禮畢出就太社而殷同也幣諸侯

見王三等之帛見虞帝典入錫周公者召公將進戒不敢逕達因周公以納諸侯之幣所以重其事

遣使之以為事從其長是也拜手稽首與洛宅周公

朝天子之禮同皆致敬于王也旅即稽首與洛宅周公

從也天子之禮也若順也王誥即大誥治之御之臣言

猶以後世稱于陛下亦順錫周夾將衛之臣言也諸侯

言敬德即周公女牲敬哉之意考補旅王若公孔

傳近之宋儒謂王在鎬諸侯見周公于洛召公率

及詳于臣而略于君無是理非也現王在新邑祭

諸侯助祭受釐陳戒周召二公固率之以禮非人

也

臣所當受且王尚在鎬諸侯何為而至于洛哉蓋

或已具于成王政之書而召訓之序亦應有諸侯

朝于清廟之文今既脫簡正當虛心闕疑嗚呼皇

豈可以私意妄猜而輕毀有據之成說乎

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

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集說此以

召公面訓成王之辭特藉周公為紹介耳元長也
元子天子西銘言大君者父母宗子亦此意也
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之福實亦無
窮之憂然則可不加勉于敬乎此一篇之大旨曷
何也既曰曷其又曰奈何複其詞以深故意云爾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
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
持厥婦子以哀籲天俎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

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集說徐選之為言

紂後民飛廉惡來革費仲雷開屈商等智賢者三

仁之徒藏隱癘也癘病民之小人在在位也保與

急也言殷受天命虛六百年而天不輕絕之者以

殷命自沒而精爽于帝乙多聖賢之王其孫也及紂嗣

位則亦受天命矣其臣在朝則亦共天祿矣然而

天終絕之者以紂癘棄賢智之人使之隱伏唯用

暴德憺人害虐萬姓萬姓困于虐政夫婦祿負其

初乳德之子抱其未能行者攜其能者非特一方而已

捕獲而加誅戮民之無地可容者非特一方而已

故天命亦哀民而改其眷命用歸于勉德者夫上天

之命祖宗之澤皆不可恃如此王其可不急以敬

修其考補也漢上朱氏曰人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

德乎無不考補也漢上朱氏曰人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

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之故其死也精神不能升

與天為一新安陳氏曰祖宗之不可憑藉如此言

外之意蓋謂成王今日安可盡恃大王王季文武

也此章言天命不可恃爾敬德不可恃惟敬德度可

疑固天命而迓續祖德爾敬德不可恃惟敬德度可

字在存金書

徐選之為言

後王

兼舉君臣而言豈萬世之永鑒哉古文簡奧其

實委曲詳盡舊說未能推尋語鹹發明經旨反謂

難解相古先民有夏下同去声天迪從子保面稽天

若今時既隊厥命下同音墜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

稽天若今時既隊厥命集說相視也即下文不可

古人也從子者家天下自夏始所謂天與子則與

子也天既生啓之賢而謳歌朝覲者歸之又生仲

康少康諸君而對越在天之意稽考若順隊失也

保也面鄉也即對越在天之意稽考若順隊失也

格即矧曰其有能格之格言天命禹啓以定與子

之法而後嗣賢王能對越在天考其行事皆順

于天理若可憑藉亦至桀而失矣天又感格殷湯

之德受命革夏又生太甲沃丁大戊盤庚武丁祖

甲帝乙諸君保其天命對越在天考其行事皆順

于天理而殷統延于六百年之久所謂格保也若

可憑藉亦至紂而失矣以是知天命誠不可恃以

為安也上文兩言天改殷命遐終殷命此復推言

夏殷所以得天命與其所以失所以深明不考補

可殷所之意蓋面稽天若非敬德不能也

朱子曰言既盡于殷又當遠現有夏歷代廢與存

止之迹不過敬德順天則天保佑之後王不敬故

墜其命也五清劉子曰從順也民思禹德而歸啓

天亦順民心而保之開萬世傳子之端自啓始故

于夏言從子保于殷言格保蒙上文耳面稽天若

與謀面用石訓之面一義蓋謀面者獻謀以對揚

惟王面稽者修德以對越上帝唐本立政惟義鄉

于誤作無孔蔡諸儒因曲為異說皆非也集說鄉

去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能稽古人之德能

聲非于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

今非于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

我非于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

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

民出切于鈐集說壽考謂老成之人誠誠心和治其

險也不可易視之意幼年嗣位不可棄忽老成之

忽棄其言故言王以幼年嗣位不可棄忽老成之

險也不可易視之意幼年嗣位不可棄忽老成之

忽棄其言故言王以幼年嗣位不可棄忽老成之

忽棄其言故言王以幼年嗣位不可棄忽老成之

忽棄其言故言王以幼年嗣位不可棄忽老成之

忽棄其言故言王以幼年嗣位不可棄忽老成之

忽棄其言故言王以幼年嗣位不可棄忽老成之

人蓋老成者多識前言往行能考古人之德以知
 治亂之原又能察于天理以謀國而明乎廢興之
 本皆當順從而不可忽也又歎息而言王雖年幼
 然實天之元子而受君臨萬邦之命矣王其大能
 以誠心感民而成懼今日協和之美疾敬其德不
 怠緩後事顧念畏懼不敢易視其民而常若身在
 危險之地斯乃面考補新安陳氏曰誠于小民而
 稽天若之道歟考補今休矣猶欲王誠于小民而
 民蚤者蓋民之蚤險可畏常伏于太和盛美之中
 恃其己和且美而不險回顧却慮以畏之則福兮禍
 所伏矣此其所以為險也是以莊生曰人心險于
 山川鶴洲楊氏曰承上文而勉王敬德之事顧念
 畏懼皆敬德工夫敬老敬民皆其所也古語云民
 猶水也水以載舟亦以覆舟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其險如此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
 可不敬乎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
 邑其自時配皇天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
 有成命治民今休聲治平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

有周御事比皮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

敬德集說王來紹者成王自鎬至洛已受諸侯之朝

曰至今休皆述周公所嘗言前曰旅王若公歆因

諸侯咸在君前臣名也禮之正也配皇天之郊即紹上帝

洛宅云基命定命是也禮之正也配皇天之郊即紹上帝

社及功宗之地也言王比之親附介副以繼萬進于善也所

謂居處之地也言王比之親附介副以繼萬進于善也所

此洛邑之中而周極亦可言作此行郊社明堂功宗

對越上天而周極亦可言作此行郊社明堂功宗

成上以盡孝敬于鬼神又自是日而獲休矣蓋所謂成
 命治民者必如此王其臣而後民可治也殷御事之
 臣不免雜處于洛邑矣當使殷臣親附周臣周臣之教
 今皆雜處于洛邑矣當使殷臣親附周臣周臣之教
 翼殷臣使之相觀而化以節制其陷溺之愆而後
 其本然之性則殷人皆日以進于善而革其舊染之

汙矣此治民之要道也然服臣之本尤在王身王
 惟當以敬為主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一在王身不
 敬如居處之在地不可須臾離也考補王安石曰
 三言不可不敬以致丁寧之意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陽日西景朝多
 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陽日西景朝多
 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中黃中林氏曰四方朝聘
 貢賦道理均焉故謂之土中以人事言則曰此言王
 來足為成王時已在洛之證周王遷殷頑民于洛
 蓋與洛之舊民雜居其善惡之習不同倘非有以
 和一之不能相安御事然後必有以服殷御事使之
 觀比介助于周之御事然後可有以服殷御事使之
 令無事于服之故以服殷御事為先也然服殷御
 事在節其性而已蓋人性無不善殷人特化紂之
 惡是以不義之習遂與性成而忘返爾上之人有
 以節之使之日進于善則與周人亦何異哉然欲
 節民之性又在王之非政刑所及也新安陳氏曰不
 可敬之德以率之非政刑所及也新安陳氏曰不
 作洛之事召周公主之言以見作洛所以配上帝奉
 于土中而奉周公主之言以見作洛所以配上帝奉

祭祀成治功凝天命其重如此蓋下文將自進其
 敬德祈天之忠言所以先引周公期望之語以開
 其端也陳氏雅言曰是時召公知成王已有退辟
 于周之意故言此以勸勉之也仁山金氏曰化殷
 尤是時急務故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
 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我歷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德厥乃早隊厥命墜音我
 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
 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隊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
 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
 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
 年知今我初服宅親邑親西斤切肆惟王其疾敬

德王其德之用薪天永命作薪今其惟王勿以小民

淫用非彛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

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

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款

王以小民受天永命集說求監與相同意皆視也

皆不敢知其故所可知者惟不敬其德即失其命

爾今成王繼夏殷而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殷之

命當繼其敬德之有功者况王乃新邑初政服行

教化之始乎歎息而言王之初服如子之初生當

慎其所習蓋命之吉凶歷年之長短皆不可知惟

王初服而疾敬其德則自貽哲命而獲其吉慶長

有歷年矣故宅此新邑敬德不可少緩惟敬德之

用乃所以求于上天以長有歷年之道也淫放彛

戒乎此斯可以有功矣元者善之殺戮皆敬德之反必

大也居天下之大位當有大善之德使民有所儀

刑于天下則王之德益大顯矣上君下臣其期也

君臣相勉常以憂勤惕厲為心期以夏之四百歲

殷之六百祀兼而有之故欲王以敬德治小民所

以為勸天之重語之複而意益深切矣考補氏曰成

者六詞之重語之複而意益深切矣考補氏曰成

王繼二代而受命當繼二代慎其所習如子初生必

祚有八百年王若有夏勿替有殷之師歷年于是諸侯

拜手稽首今本稽音諸起曰予小臣敢以王之雝民

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命成王

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斬天永命今

祈集說王拜手稽首者而諸侯殷同畢因周公以覲于

以下皆諸侯謂之見祝王雝者欲王以即勿以小民之以

君子明德即在位卿大夫友順也指周民之勤因周公慰

者明德即德元末終也勤即咸勤之勤因周公慰

勞之而謙言也史佚既錄召公訓王之詞并記諸

侯旅王之語以著一事之終其覲王之詞并記諸

首之禮其旅王則有予小臣以下之詞言我等列

國小臣敢以殷之遷民與王朝百官素教之周民

保受王之威命承宣王之明德願王終始成天之

命而大顯于天下臣等何勤勞之願有哉惟恭奉天之

從召公之幣以供事王之常戰而已願王聽考補程松溪

曰前之拜手稽首乃召公將帥諸侯以進戒而致

敬周公即所以敬王也後之拜手稽首則諸侯覲

王行旅見之常禮也古者諸侯朝王必祭畢而王

在廟諸公西面諸侯東面曰朝畢王在明堂出

政之所諸公以事下北面而拜曰覲雝民百君子友

民應先服殷御事比介周御事保受王威命應嗣

受厥命明德應王位在德元末有成命應厥有成

應用斬天永命召公大保親也故其言詳而切諸

侯外臣疏也故其言簡而要然其欲王之勉于敬

德則一也舊說混作召公之言無所分別文理重

復失其首矣思齋陳氏曰諸侯因周公之咸勤而

有非敢勤之辭則知康誥之序當為召訓之序蓋

洛宅召訓一時書也非敢言勤不敢當周公咸勤

之意耳舊說謂召公自言非

敢以訓王為勤勞無謂之甚

卅

續音多方今本此篇皆與多士之文相集說成王

殷管蔡霍奄人之亂命周公宣王命諭之乃誥體也孔

氏列于蔡仲之命之後謬甚吳才老考補魯齋王

蔡九萃王魯齋金仁山之說得之矣考補氏曰商

自太甲以後數經衰亂已四興王業武乙再都河

北而國尤衰弊者四五十年至紂乃決其壞而覺

其亡者又三十年周家仁聲仁聞日盛日隆商王

之惡德虐政日累日積當是時三分天下周有其

二非周取之也皆棄高而歸周也紂之都百姓服
田力穡者亦未嘗不悅服而安業其頑嚚喧隘而
易搖者持遊手之民平時酌酒暴橫草竊姦宄逋
逃匿隱未嘗伏辜不習勤勞不樂安靜呼噪風塵
之警以逞其虎狼之心加以紂之寵任非人家
巨室不事繩檢者怨周之不用招誘無賴為之爪
牙不過借復商之名以鼓倡羣兇殘害百姓若以
戰國秦漢處之不過坑之而已周家積累有素不

續音多方 續音多方 續音多方

叩叩止義及不官氣于
 叩合委昆止耕叩朴大
 不官明原合于及了能
 委庸于及委于百蘇大
 不官射了委我端官乙
 爾叩口東代昆止及
 春蘇云了并并蘇及共崇
并并乙委于而一
 德春又新上入官岸并并安因
 以德叩官上入官岸并并安因

于爾商得于亞官乙爾
 叩口合夙止命王屯白
 繼兮其罪爾叩口非夙
 會塞又百此非夙會舉又
 殺了委又百此夙蘇政不
 人于合夙降出故又幾
 自而止了委爾商得于
 蘇後夙蘇政不夫米也夙
 委降出故夙夙委爾叩
 口人止乙委射夙蘇夙

古書世學子唐書

多

雲在松金書

大訓暨止非讎又尅救
 遠不兼會了是爾自衛
 又止爾宜言敬夙不嘯不
 於爾臨無哉念也

續音 惟五月丁巳今本非已王來自奄于兼切至于親

邑洛今本親西斤切宗 周公曰王若曰嗚呼今本

字二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雨

命爾罔不知今本此下有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寔

也集說奄丁巳即洛宅王至于洛用牲于郊之日也

城三木流言于國奄君首告武庚以圖興復故成

洛也周公曰王若曰鮮者傳成王之命以肆赦也四

國者武庚之殷管未鮮之邺未度之蔡霍未處之

是也殷侯尹民者從殷作亂之諸侯其遺臣嘗為

治民之官者也其遺臣大赦之從亂者臯皆應死今因

郊天大赦而養從輕典全爾軀命爾宜無不知之

蓋武庚北奔管未自縊蔡囚霍降奄君遷于蒲姑

其餘臣民皆徙居洛邑此介御考補四仁山金氏曰

武庚國內臣民也多方者若淮奄徐戎新服之國

告四國而因以及多成王亦在洛郊以下之心爾五清

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則此為內事故用柔日也然

即告天地以肆赦若待季秋則拘常制而誤大政

非聖人之權也天一也特因時而異名是之為言

取幽深之義而曰立天且立者北方之義而曰今天冬

以仲夏則其祝文秦弓亦稱明天赤帝而已自是

禘于季秋乃定為昊天上帝也明日將祭太社王

肆致齋而遷民方集急于安之故周公宣王命以

世叔文想宜知悉之意也東萊云周公曰王若豫

復語相承書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若曰

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為口實矣故于周公

誥命終篇發新例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

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按武王崩太公周召受遺

輔成王成王嗣位之初四國叛周公即出徵兵魯

衛以征之三年而克雖大誥酒誥微子之命亦非

周公一人所專也况踐奄之舉成王親政而多方

多士作于踐奄之後乎踐祚稱王之說出于荀况

司馬遷而劉歆附會以成莽篡孔安國戴聖乃述

之釋經豐儒淺陋誠不足道伯恭著論蓋所以

仁山金氏曰

四國者三監曰

武庚徐戎新服之國

或與于亂者

告四國而因以及多成王亦在洛郊以下之心爾五清

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則此為內事故用柔日也然

即告天地以肆赦若待季秋則拘常制而誤大政

非聖人之權也天一也特因時而異名是之為言

取幽深之義而曰立天且立者北方之義而曰今天冬

以仲夏則其祝文秦弓亦稱明天赤帝而已自是

禘于季秋乃定為昊天上帝也明日將祭太社王

肆致齋而遷民方集急于安之故周公宣王命以

世叔文想宜知悉之意也東萊云周公曰王若豫

復語相承書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若曰

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為口實矣故于周公

誥命終篇發新例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

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按武王崩太公周召受遺

輔成王成王嗣位之初四國叛周公即出徵兵魯

衛以征之三年而克雖大誥酒誥微子之命亦非

周公一人所專也况踐奄之舉成王親政而多方

多士作于踐奄之後乎踐祚稱王之說出于荀况

事以化之所謂大降如此

武庚國內臣民也多方者若淮奄徐戎新服之國

告四國而因以及多成王亦在洛郊以下之心爾五清

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則此為內事故用柔日也然

即告天地以肆赦若待季秋則拘常制而誤大政

非聖人之權也天一也特因時而異名是之為言

取幽深之義而曰立天且立者北方之義而曰今天冬

以仲夏則其祝文秦弓亦稱明天赤帝而已自是

禘于季秋乃定為昊天上帝也明日將祭太社王

肆致齋而遷民方集急于安之故周公宣王命以

世叔文想宜知悉之意也東萊云周公曰王若豫

復語相承書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若曰

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為口實矣故于周公

誥命終篇發新例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

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按武王崩太公周召受遺

輔成王成王嗣位之初四國叛周公即出徵兵魯

衛以征之三年而克雖大誥酒誥微子之命亦非

周公一人所專也况踐奄之舉成王親政而多方

多士作于踐奄之後乎踐祚稱王之說出于荀况

司馬遷而劉歆附會以成莽篡孔安國戴聖乃述

之釋經豐儒淺陋誠不足道伯恭著論蓋所以

仁山金氏曰

四國者三監曰

武庚徐戎新服之國

或與于亂者

告四國而因以及多成王亦在洛郊以下之心爾五清

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則此為內事故用柔日也然

即告天地以肆赦若待季秋則拘常制而誤大政

非聖人之權也天一也特因時而異名是之為言

取幽深之義而曰立天且立者北方之義而曰今天冬

以仲夏則其祝文秦弓亦稱明天赤帝而已自是

禘于季秋乃定為昊天上帝也明日將祭太社王

肆致齋而遷民方集急于安之故周公宣王命以

世叔文想宜知悉之意也東萊云周公曰王若豫

復語相承書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若曰

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為口實矣故于周公

誥命終篇發新例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

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按武王崩太公周召受遺

輔成王成王嗣位之初四國叛周公即出徵兵魯

衛以征之三年而克雖大誥酒誥微子之命亦非

周公一人所專也况踐奄之舉成王親政而多方

多士作于踐奄之後乎踐祚稱王之說出于荀况

不肖惑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

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内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

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叨切他

是切劓割夏邑劓切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

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與純乃惟以爾多方

之義民不克永于多高下今并作厚惟夏之恭多士大

不克明保高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

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

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

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臯要平声亦克用勸開釋

無辜亦克用勸至于爾高後王于今本作非弗克

以爾多方高天之命今本此下有鳴呼二字乃下

王若曰之上金氏斷句集說迪由開啓麗依崇積

甲始靈善承順旅衆洪大舒寬叨貪憤暴欽崇刑

誅純大義宜簡擇要擒商後王謂紂也此述夏所

以止而證之言昔上帝嘗降格災異以警桀矣而

桀大肆逸豫無憂民之言則無愛民之心可知矣

豫可能知矣此皆強由乎帝降之天理則無日不為逸

之民惟不知裕民乃得天之罰以積怨叛内則始于

未喜之變不能以善順撫其眾外則不進恭德之

命于成湯使時求免可以為民共主者乃大降明美之

以不得長命者以夏有多方宜民之賢士皆不能見廢黜而
 之安言衣食乃惟貪暴播虐于民同惡相濟凡百
 所為不能開其所依之源也成湯代夏為多方所
 擇刑歷三十世至于帝乙皆能明德慎罰以為
 功也而其所以慎罰當誅則誅當宥則宥皆足以
 民也及其所以止豈非反先王之之道而遠同于桀哉
 詳于桀而略于紂使頑民監古考補商先哲王氏曰
 自以悟乃聖人忠厚之道也
 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天命而止于後王乃以爾
 全盛之多方不克坐高天命而止之是誠可閔也
 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止以商先王之微操舍之幾
 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止忽焉危微操舍之幾
 周公所以治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九
 峯蔡氏曰桀之多士切憤日欽政暴民窮所以速
 其心也此雖指桀之臣然殷侯尹王若曰嗚呼本
 民常逮事紂者豈不惕然內愧乎王若曰嗚呼本
 若曰上辯已詳前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

天庸釋有殷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高天降時
 喪去聲有邦間之聲間去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
 厥政不圭烝今圭居圓切天惟降時喪天惟求爾多
 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
 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
 用休簡與殷命尹爾多方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
 淫圖天之命肩有辭今本乃惟爾辟以下十七字
夏之集說庸用集萃間隙圭烝進也爾辟指武庚
 上非也申上文而明之謀政不能萃聚民心以高
 肩輕以絕夏殷哉桀之謀政不能萃聚民心以高
 私意以絕夏殷哉桀之謀政不能萃聚民心以高
 有天下天降止國之徵而湯得乘其間隙以取之
 紂復逸而又逸所圖之政不能潔清以進于善所

謂方之德彰聞也天欲容殷而無以大動災異之威求爾
 多謂方之德彰聞也天欲容殷而無以大動災異之威求爾
 順眾心其聖德堪受天命以作神天之主天乃敬
 教以休美之命從民心擇得之主而付以殷之天
 下以正救爾多矣武庚乃復誘爾多方逞其淫
 心妄徼天命輕以與復為辭即大誥殷小腆誕敢
 鄙我周邦之事也考補東萊呂氏曰式教用休者
 得乎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
 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
 者也非諄求民之教也此章深論天有道汝者天
 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道汝者天
 乃無一能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
 爾猶洵之不靖欲何為邪明指天命而警服四海
 姦雄之心者莫切于是鶴州楊氏曰圭之為潔與
 詩天保吉圭惟日孟子圭田五十畝義同並古賢
 切王曰嗚呼此四字關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
 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

又我周王高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田爾田田作畋今

非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

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

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

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

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集

說夾如懷為夾之夾介如此介之介又治宅居田

戰殛如殛鮒之殛康安寧靜也言我豈好多言既

大赦而全爾四國之軀命矣當思宥過之恩而務

遷善之實何不信聽我言而寬裕其心何不夾輔
 介助從父以共言文武所受之命我不瀦爾宮而
 猶得居之不收爾田而猶得耕之何不順我王命
 而廣其生理乎爾輩乃好乱而屢為不靜是非爾

謂自愛之道不能安于天命而輕棄之自為不法反
謂當然而欲以取信於人也當是時我固修文告
之辭矣爾不即降而後戰既多戰而爾皆一無所問至
渠魁不殺而囚之矣其後戰多戰而爾皆一無所問至
再至三皆宥爾之命也爾猶梗化而有思亂之考
謀故我今遷爾于洛以示殛罰皆汝自取之耳
補石潭汪氏曰蔡傳謂戰為戰懼牽強不通一節
即多士篇所謂昔朕來自奄予惟大降爾四國民
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者謂我惟時其教告
之矣蓋東征之時必有文告之辭也我惟時其戰
要囚之矣謂東征之時必有文告之辭也我惟時其戰
也至再至三乃又不用我所以降爾命者謂不殺
思順德也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遷之於洛猶
乃放殛之也非我有周所以執德者不使爾民康寧
遷居西爾非我一命是也又曰乃今此言爾攸居七
不康寧時惟天命是也又曰乃今此言爾攸居七
士乃錯簡也多爾克敬天惟與矜爾爾不克敬天不

帝不有爾土是帝切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毋敢怨

今本爾克以下二十八字錯在多士尚寧幹止之

我不敢有後之天下而母作無敢作集說又曰者周公

盜宅以矜恤爾使爾言其安樂不然而叛亂不已

豈但撤其宅敢怨亦盤庚誅殺爾身矣即虞書之意

蓋此與上二節皆功之用休而董之用威雖肆

八日而庶殷不人作此丁化之誥僅考補曰東萊呂氏

情誥已終而猶有餘語顧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

冊也且此篇徧告四方者何也殷奄屢叛驅扇者
廣今雖平殄譬餘刑遺疾猶或在肺腑問恐或有
時而發也故渙發大號歷叙天命之公前代之事
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方咸與聞之大破羣疑深

絕之亂根蓋本于是兵復刑措者四十餘年其亦訓
誥之助欵九峯蔡氏曰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
福吉祥所集也豈特不敬則不言動莫不遠恃天之所
刑戮所加也豈特不竄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
保所不能矣

卯本

續音多士集說

殷之故臣遷洛者以未有爵命于
周有怨望之言成王歸鎬之明年

周公以王命諭之亦誥體也金吉甫
列于洛召二書之前非當從蔡傳

才老云方遷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未
周公患四方之遠鑿三監之叛于是始作洛邑欲

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
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

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
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

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
意惟周公既告成王留治于洛之後乃曰佗來

殷又曰王佗殷乃承叙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
言如此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

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
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廬

作也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廢殷其已遷洛之
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

五書... 卷之... 卯本

一 田 不 明 德 欲 祀 了 彘
 一 田 五 速 康 成 又 穀 主 火
 一 田 故 弼 而 田 不 配 夙 台
 一 田 十 少 緇 後 屏 王 饒 田
 一 田 于 夙 疋 台 又 班 夙
 一 田 于 王 漢 食 饒 至 蘇 饒
 一 田 于 夙 緇 夙 丈 彘 出
 一 田 不 康 降 也 始 丈 彘
 一 田 夙 不 與 不 明 蘇 德 寸
 一 田 小 丈 我 也 田 狂 又

一 田 于 鄧 王 也 曰 爾 穀 叨
 一 田 少 彘 緇 崑 王 不 饒 燧
 一 田 幸 又 命 曰 釗 釗 非 食
 一 田 于 夙 彘 緇 幸 不 考 緇 止 彘
 一 田 王 夙 緇 通 止 也 曰 彘
 一 田 夙 彘 緇 夙 不 爾 止 六 查
 一 田 了 又 了 彘 爾 夙 彘 三 彘 田
 一 田 止 命 亞 夙 夙 夙 于 和
 一 田 夙 夙 夙 夙 夙 于 穀 丈 夙
 一 田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一 田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夙

以天仁覆下民而降喪于紂也故我周之王蒙天之佑而受命奉將天威諸侯尊以王号而武王因以天子討獨夫所謂致王罰也哉惟天之救正殷者終上帝之事豈有心于取之哉惟天之不與殷者固其治而不固其亂乃實理也此天所以助我耳我豈敢有求位之心邪蓋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為即天之果不外乎民之果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之果不外乎乎考補九峯蔡氏曰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固秉彛書言秉為者彛以理言為以用言也整菴羅子曰記檀弓云知生者予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予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予予者三畏厭溺傷謂哭予謂慰男予死相知者哭之識其子而不知其父則慰其子而未識其子則哭而相識則哭而又慰若知其父而末識其子則哭而己婦人惟母之妻之母哭之其餘為其子予則慰之而已又詩婦之哭也齊侯唁公于野井傳言死曰予生曰言謂非有喪而諸侯失國大夫失位與凡無妄之災禍皆慰之與弔孤之禮同若

死于兵刑巖墻水火及身殺國亡皆可傷之最甚者何忍以慰言之大誥弗弔天降割于我家多士弗弔天降喪于殷謂武王不壽而崩殷祚不延而滅皆不幸之大者不忍以慰言也王者祀天之号有五冬至郊于皇天上帝統體之名也孟春祈穀于昊天上帝東方仁閔之名也夏大雩于明天上上帝南方文明之名也仲冬類于上帝上帝于恒嶽北方深遠之名也此稱昊天大降喪于殷小雅昊天疾皆威言天本仁覆閔下而商紂幽厲以無道自取乱止如仁君而誅不忠之臣慈父而棄不孝之子耳朱子孟子註得之蔡傳以為秋天主肅殺言背違師說其未考于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遷聖經委曲之旨欤

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辟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

德恤祀乃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

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句越後嗣王今本後上誕罔

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洪逸音

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去聲

惟天不與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去聲罔非有

辭于罰集說天引導逸安格至元大甸治祇敬也言

以福桀乃不能為善以自適于逸天復降格災異

矯誣之辭天遂不復念聞而廢其大命乃命成湯

德王以修身恤祀以敬神天固大立其國而保其治

于勤日及紂嗣位大不明于天道又不聽先王之

使顯外則虐民而罔知敬畏此天所以不保佑而

如紂今成王伐武庚伐奄及管蔡霍皆奉辭伐黎

非由私意此申上文將考補逸者非有形聲之接

也人心得其安則壹而第樂喪其良心上帝引之

格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未處絕也乃降

帝命所謂帝用不減是也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

夏祚終矣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所共畏也

至矣九峯蔡氏曰伊尹稱湯旁求俊乂孟子稱湯

立賢無方蓋明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區域成湯

立政之大經也周公及覆以夏商為言者蓋夏之

可以自反矣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下不建則商後王

罰皆有可言者况商辜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
乎新安陳氏曰紂之眾惡皆自不明德中來其以
不明德而如此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
天命也如此

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
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

邑乃惟爾辟此今本脫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

祀今本此十二字錯在下予亦念天即于殷大疾肆

不正昔朕來自奄今本此句上有文予大降爾四

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此事臣我宗多

遜此皮味切今本此三字下予惟時其遷居西國今

爾此句上有王曰猷告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

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今本此句下有無我怨惟

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

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寮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

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辜今作時

惟天命集說周王亦謂文武不貳適不貳其德而

洪大圖謀長永寅敬也大疾猶言大禍昔前年也

比即召訓比介之比我宗即周御事窺賢並用而

尚窺則舉我宗而已遜者從容不迫之意德惠康

安寧靜也天如天王之天曰天邑商尊之意也前

天之喪紂此言天之命告于皇天后土曰將有大

正于商惟文武不貳其德而適于道當時商之王

族亦既歸服于周矣豈謂四國之士大為不法復

助武庚以作亂乎非我震動爾士以遷蓋禍亂之

萌皆自爾始乃惟武庚妄有大志欲圖天命曾不

深思遠慮以保宗祀我亦念天之于殷降此大禍
紂既見戾于度武庚又奔比狄由于殷降此大禍
邪慝爾前年我自踐奄而來大宥四國應死之人
降從輕典全其軀命姑彰天討使爾離遠舊染之
地觀此自我周御事以化之濟河而西非我一
端矣故自朝歌遷爾于洛濟其從容委曲之意亦
能奉行德惠使爾不得安靜乃天命不可違不
緩視之耳且爾知其先傳有冊典夏禹聖人有
萬世而湯不克伐桀以革其命今爾未盡然也
之遺臣皆用于王庭列于百官而周未盡然也
予惟視爾德之何如耳予豈敢貪天位而求媚
商邑之人哉且予亦矜憐于爾初無加辜于爾
意特以天命當然而已下考補帝事即武成言祇
承上帝以過亂略是也上帝臨汝母貳爾心惟
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矣于周服惟爾王家
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于從帝而無
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于帝
其能貳于周乎蓋示以聖賢事不可動搖之意
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可動搖之意而

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
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變自
爾邑猶伊訓所謂造改自鳴條也即其舊聞以開
諭之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載殷革夏命之事正
如是耳爾何獨疑于今乎周公既舉商革夏命以
論頑民頑民復以商革夏事責周謂商革夏命之
初凡夏之士皆啟迪簡拔在商王之度有服列于
百僚之間今周于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周公舉
其言以者惟以折德而已是惟天命有是言然予
所聽用者惟義以折德而已是惟天命有是言然
天之命今頑民滅德而欲求用之就乎仁山金氏曰
禍亂之萌自爾商邑予亦念天之就乎殷邦以降
疾于殷者紂死於武庚死所以有洛邑之遷也殷
之典冊而不多見意者革夏之初湯于夏士皆典
在王庭而不多見意者革夏之初湯于夏士皆典
好亂乎故律直知天予固惟聽用德爾若殷民之
問商之存然即其言則其怨周者吾在身之貴賤
在商之存然即其言則其怨周者吾在身之貴賤

矣而周家不爾也夫富貴其人求其服已矣是利而得商非公也以此示民得無有人忘君父而求富貴者乎幾于勸矣謂商天邑以昔王之都也聖人於命德討天邑商而西之洛者是所以大愛乎爾也蓋不言天人以頑稱矣于知天則安義命而樂循理商民知此不以頑稱矣石潭汪氏曰或言商革夏而用夏臣此夏所以無叛周華商而不用商臣此殷所以不服于此可見湯武之優劣是大不然蓋商之取天相土至湯而其政尚嚴詩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自相土至湯十一世其以兵威行乎天下幾四百年湯誓曰爾尚輔予一人予其大賚女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女罔有攸赦則凡夏臣叛桀而歸商者皆在大賚之列所謂有服在百寮者未必皆聽用德也其有不服者悉奴戮之雖欲叛已殄滅之無遺育而罔有攸赦無復預大降爾命之典矣周之得天下也以農而其政尚寬紂死于牧野之倒戈武王止誅妲己惡來革雷開費仲屈商以謝天下武庚奔狄管未自縊周公止戮飛廉一人餘

皆免死故於奄君遷之而已淮夷却之而已蔡霍囚之降之而已其從頑民于洛則以朝歌之地自武乙以來習為淫酗暴德之俗欲使遐邇而比事周宗從容委曲以化于善即康誥作新民之意非欲其強服而為慮後之圖也金氏云商民志希其身之富貴而不在于國之存亡可謂得其情矣然多方多士屢以革夏為言則所謂來世以為口實者于益益驗于中庸之叙道統歷舉堯舜文武周公而不及湯尹聖人王若曰闕若字下予惟告爾多微意亦有在欤王若曰闕若字下予惟告爾多士今本闕予惟二字告爾殷多士今爾奔奔臣我監平聲惟五祀闕惟字上越惟有晉伯小大多正爾不克臬坭結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誓于凶德今誓音欺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闕于乃邑謀介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田爾田力田之田非田惟奧

務爾我有周惟其大介登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

有服在大寮錯今本方乃奔走以下百有九字集說

明年凡三監五祀成王之二年謂教官之屬大胥小胥

也臬的也四井為邑城中三十二家之地也見欺

于文有服在百寮而敬兒閱簡也介即此介之三監以

將其醜類以遷于洛邑者凡比閭立甸之官皆已

用爾為之惟大胥小胥之教黨正縣正之長則置

官邑皆當以和順為主至于官邑之事明整是謂

爾之克勤其職然爾不可為頑民凶悍所欺誑而

自助則善習日勝而惡習日消矣爾乃自時洛邑

尚永力耕其田安土樂天則天意將與於爾而我

有周其大助賚乎爾矣啟拔于王庭之上崇爾職

事服采于大寮百官而已所以勉之為卿考補東萊

曰多士之怨周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寮予

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求敢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

於爾非予臯時惟天命則以大義裁之此乃以迪

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寮為功何也爵位上

也示以命非下之可干自其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政

之開闔王曰嗚呼今本闕告爾有殷遺士今本闕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

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今本惟聖以下惟求爾

多方之移上徐市本移此依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

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

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盜幹

止今本此上有王曰告爾殷多土七字衍今爾惟時

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

興從爾遷在今本亦致爾惟時以下二七字錯爾不

克勸忱我命嗚呼多爾不上有衍文曰爾亦則惟不克

高凡民惟曰不言爾乃惟逸惟頽大遠王命則惟

爾以多方探天之威探今本闕以字我則致天之罰

離述爾土今本爾不克功以上錯于多方**集說**聖

武庚也念擇存也須待也暇寬也子孫商王子孫謂

語而小民之以探取也資而逃爾土謂屏諸夷引古

德之人雖有狂愚之資而苟能存心亦進於通明之

武未忍處絕商王子孫寬待之至于五年之久矣

斯民之共主豈能存心而聽順天命哉多士從之

申其誥命蓋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

禮亦欲爾等早服王化趨臣於我不憚委曲之多

無事各得其所猶有土田可以安其居此三十二家之

邑子孫相承安處于此有營為有壽考皆于茲洛

也爾多士如不能功多方之民以信服王命是爾

放肆邪僻大違王命而誘引多方之民自取天之

威罰我則施流竄之刑而屏諸四方夷雖欲宅爾宅

考補

乎曰聖蔡氏曰狂而克念果可為聖

作聖之功曰知所向方太甲其度幾矣聖而周念果

至于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舜戒禹曰無若

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于狂而狂
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
意哉自夫山國之末裔為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
亦知所擇矣詳此皆舊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
之遷久矣而孔氏不得其說而以得反所生釋之
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王度大僚功乏用休離逃
爾土董之不用威商民不惟有所慕而不忍違抑且
有所畏而不敢越矣道生按聖狂皆以資質言念
以工夫言聖特聰明過人之稱非我其發出之狂也其喻
也狂特氣稟不純之稱非我其發出之狂也其喻
殷民以克念望之又謂天之蔡傳指紂紂死矣奈何
復以克念望之又謂天之蔡傳指紂紂死矣奈何
位三十三有九年其死至成王九年周公告多士之
歲實四十年矣何五祀之云金氏自武庚初
叛之歲數至此篇是也第所引舜禹王曰嗚呼多
丹朱太甲之說有補于季者故錄之禹王曰嗚呼多
士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時予乃或言爾攸
居又曰嗚呼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本

王曰下闕嗚呼多士四字又曰下闕嗚呼二字我
不惟至無我怨二十五字錯在多方離逃爾土之
下時予或言一句在傳所古本為定王曰
又曰之下悉以徐市傳所古本為定王曰
指上文勸勉之意敬即克念之功和即爾惟和哉
之初者更始之意敬即克念之功和即爾惟和哉
之不免時或有言皆以多言哉惟敬宣功勉之意故予
與爾更始爾若不敬而有不言之心不和而致離
叛之亂則我必施流竄之刑是爾自取天罰不可
怨尤于考補家忠厚之意于此尤可想見石潭汪
氏曰多方作于成王踐奄之後頑民初遷叛亂之
謀未能全息故其詞而嚴蓋董之以威而消其叛
亂之簡服察之士望而慰之故其詞詳而婉蓋勸之
以禮而教以和敬之道也故多方之末以誅殺威
若夫聖人仁厚之德則東萊魯齊仁山發明殆盡
非東坡輩詞章浮士之所及也但孔壁錯簡文理

集說

爾命

不通以致蔡傳發明容有未盡耳日本
周良曰自大誓至多士皆史佚之文也

字在木錄



